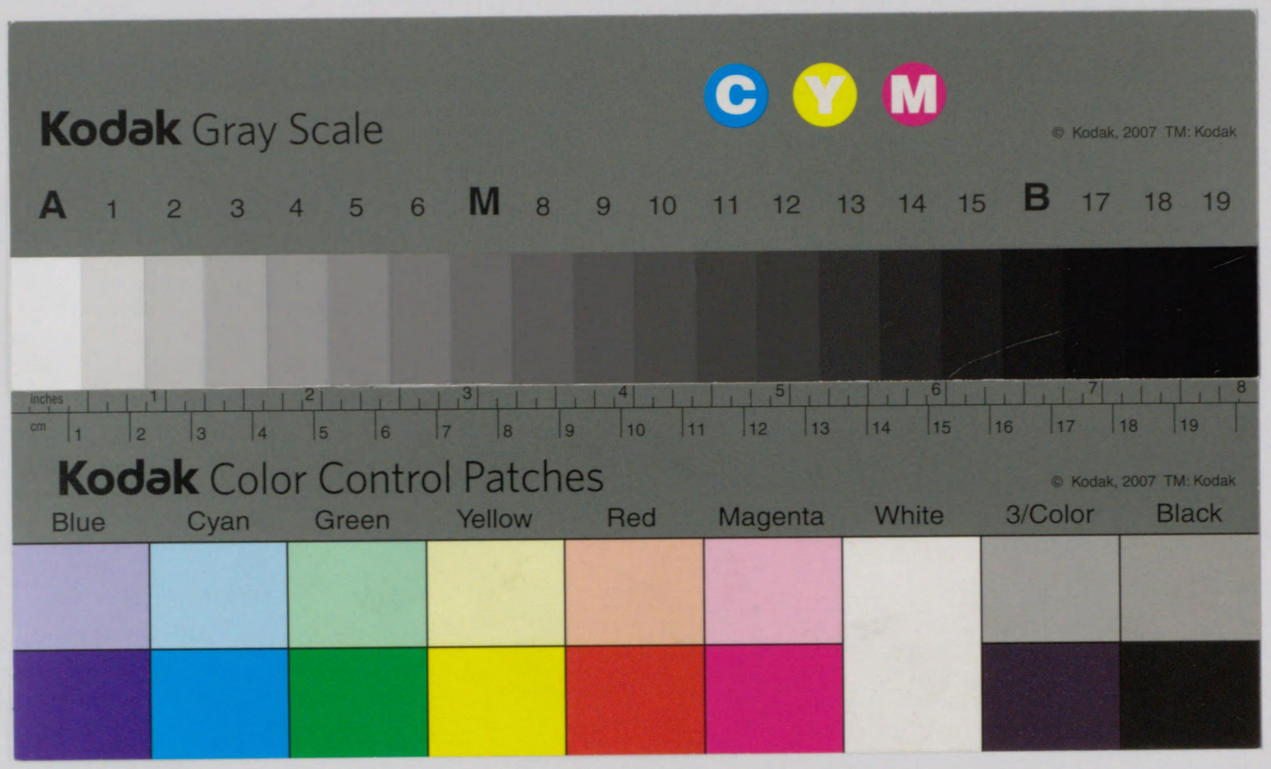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C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m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光澤紙 四切 十枚入

丁巳

十四年四月一日壬辰

合司連啓請奇自獻圍籬安置玉堂連劄請快從公論
答曰予於此啓不欲聞不欲知而累日煩執不得無一
言也試觀今日之事終始異辭反覆推諉不為擔當
但欲掠美者豈獨奇自獻哉大臣放歸亦非輕律
至於圍籬則過重休煩可矣○合司再啓玉堂再
劄答曰心懷異議右相掠美者非自獻一人何必強論
自獻乎勿為煩執○幼學楊時益上疏請亟正柳希
奮搆陷世淳之罪啓下議政府○合司三啓答曰已
諺○幼學李偉上疏曰伏以光奇悖男之忠臣而
西宮之所伏者也覘知西南小北者阮歸心厚謝王
於西宮上少無誅我之理竊謫數年國統若移則
吾當掠美名向享富貴也日夜攻之猶以保護
西宮為職任其懷向背之心已著於光荀之中斬

之萬段難贖其罪殿下及欲芘覆臣竊憫焉喻
親於上者孰愈於同氣而肆議之窮死殿下亦不
能救獨於一箇逆臣舍容至此若是向欲乱臣之
知惧不亦難哉竊聞近日考下街談西人之為西
宮者感欲乘機搆逆不敢動手今大議已發不可
中止爭出死心將及大局未完之先快售逆計此
係皆恒福之孽千也恒福豈不知其計而敢為此
大言哉其所恃斷然可知存亡之機決在呼吸而九
重天門穆然淵默逆議封入尚未還下三司守閤
大臣不除此殆天心之不祚宋耶扣心寧
欲盡然雖然自献恒福豈無所憑依而敢逆殿下
哉崔瓘乃謙逆之魁也上年已海西乱作先出家
屬觀望城外人或疑其與謀聖上不燭其奸擇
踏地官之長希奮乃與之締交其訪逆奇於江
上也並騎往還其所與議謀者未知何事而中路

馬蹏二人皆隆挾道觀者萬目雖逃逆奇之負
宗社其罪不下於永慶希奮與瓘乃敢於白日
之下肆然往見其心之異昭若觀火而讓自献之
志乃謨永慶之志也隆馬落傷天實惡之夫奚咎
哉殿下若愛希奮特下嚴旨諭以義理負君之
賊如自献恒福切勿與相通討逆之日如仁弘甬瞻
共鋤禍蔓康濟國雖並戴一君躋世治平則豈不
吕主兩榮哉臣願殿下亟誅自献以息希奮禍
惡之誘保全其家不勝幸甚臣聞恒福乃
西宮頭領也悍男入銓皆其汲引而及開閭洛中
仍無訓鍊之長宿將武臣皆所薦拔精兵悍卒
悉歸掌握人皆謂璣若稍長則易置之事當
出渠門以天之幸甲等先伏王誅而渠亦以薦
浹去國其謀不成及今失職武弁皆嗷舊恩咸
願為之效死向王子馹馬連姻於西家者甚多

若乘大事之未畢聚合諸宮之僕奴絆會在散
之武臣奉西宮號令國中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
趨慶運為右袒之卒殿下何以自立而 宗社何以
得安哉言之至此腸裂骨折此忉然之非而上猶
未悟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伏願殿下深察奚先即
誅恒福以去禍魁巫卜賢相以完大局則千萬
幸甚啓下議政府○幼學李國獻上疏曰伏以徃在
丙辰八月昌以西宮討罪之論聖上免誅之策最
先上疏嗣是之未正議論張弛至于今茲論大作
興情齊憤宗祐可衛昌乃今日為 宗社遠耒
獻賀也象毋為兇不軌陰圖敢為該勅之誣詛
呪之兇內應之謀則此乃 先王之罪人也得罪
於 先王則其見絶於 祖宗神靈也明矣
先王若在則必嚴戮矣 祖宗有知則必黜棄
矣今之兇謀者不以春秋之義胡伐之論為論

而反以秦隋不相近之說誣 殿下而比之倡為邪論
無君不道莫此為大伏願 殿下亟斬兇謀者以定人
心法春秋之大義鑑胡氏之定論重 宗廟社稷
之大計行 太宗大王之明典也抑有可防陰謀之
策昌敢敵焉恭惟我 殿下受封於 天子為王於
東國則謨蓋予君者天子之罪人也今有敢害天
子受命之 殿下則豈可不告於 天子乎欽惟 皇帝
天臨萬邦為政於天下如聞我國內應之謀詛呪
之兇則 皇帝必降討逆之詔矣況乎天視自我天
聽自我肯受有懇則 天子為必從我國之願矣天詔
之未在我用力多少之何如耳致之如反掌也 殿下誠
用昌策則天下後世名正言順矣 逆之餘燄不能兇
誣於 殿下而討逆處妥無難處之事矣 啓下議政
府

丁巳十二月初二日癸巳

傳曰各該司非關內所當在則內贍寺至今尚在
仁慶宮後苑中柂為不當內贍寺造成監役官
本寺當該官並推考使之從速畢役正二月內盡為
移置事言于考監○新榜進士閔悰上疏曰伏以臣
殿下之臣也知有殿下而不知有西宮也金昉李芷
身為臺諫不振正論先自屈膝於讎言庭烏得無
罪頃日政府會議時公共之論如出一口而如鄭弘翼
閔馨男若干輩敗露心跡於數行文字陰載西
宮之志斷可知矣嗚呼殿下只務仁慈不施威武
申之變賜死永慶不治謀逆故其黨宣嬪繁惲男
得脫癸丑之亂只誅臧俠不問所招故鯨鯢網漏
恒福猶在自不覺其侮辱殿下扶護西宮也滋蔓
雖圖履霜堅氷於殿下驗矣護逆之輩規避之徒
力遏正論生梗大事豈不痛哉伏願殿下亟仍

杜門之大臣復詢在谷之碩德以定　宗社之計俾荅
臣民之望國家幸甚啓下議政府○正言李芷峸
曰臣於前月二十五日詣闕肅謝思欲不拜而告而
簡通相可否者以其名係近時未處置百僚之名謂猶
夫前也則墓諫法官也不待名議經先自斬有違事
體故強為非情之拜曾為自劾之避矣今見儒疏
大槩詆斥請治共自献等聯名不可晏然仍曰請亟
命罷斥臣職荅曰勿辭退待物論○持平金驲
啓曰臣曾以西宮肅拜之失具由引避矣今見閔
悰上疏大槩指斥臣名請治以罪決不可偃然仍
冒請命罷斥臣職荅曰勿辭退待物論○合司
連啓請奇自献圍籬安置玉堂連劄荅曰大臣
已為放歸不可謂王法不行何忍至於圍置乎
勿為堅執○兩司以李芷峸金驲處置乏當引避
退待玉堂請並出仕從之○南部坊民希仁等上

疏請亟定大計以安宗社啓下議政府時爾瞻使許
筠廣聚凶徒充牣其家右呼左應日搆六七疏迭相接進或
無其人而造僞名以呈金闓為右尹勒驅坊民因繫滿獄閭
巷父老至有號泣向不從者終至於三鼓司內三廳都監軍校
等以厚利募召僞曰若廢論已成則當許直赴殿試錄正勳
封君云故無賴之黨應之者衆凶疏既下政府之後兵曹定軍
守直有錄事金希契者被督甚急以死拒而不從憲府杖
殺之老人劉希慶四係數月亦不從○吏曹參議柳希奮
上疏辭職荅曰省疏具悉安心勿辭吏曰忠貞之操
以扶　宗社之危○兵曹判書柳希奮剳子大槩病
重已久不能跨馬出郭今被李偉誣罔陳情乞免
荅曰省剳具悉此時人言何可盡信卿宜安心勿
辭益篤精忠以安　宗社○新榜進士尹唯謙
等上疏大槩請亟從合司之請誅殛自献以杜鼓

動異議掣肘主論諫官之奚仍治全人柳忠立不
率壹下百僚大將元守身沮抑將卒欲疏之罪
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東部坊民老人李鳳
等上疏大略請速擧義討逆啓下議政府○
玉堂再劄答曰已論休煩○幼學宋永緒上疏曰
伏以恒福之議祖於自献弘翼之言亦出於自献
而昌衍之杜門孝純之不出亦皆恠自献者今日不
謀自献則明日更有一自献異議曰：添出將不
可支彼朴弘耈閔馨男等敢為貽誤之議者亦
由於自献則自献之生存乃殿下之疾也可勝寒
心自献雖疏遠考古豈提調其所親愛多在將官失
意之人以西宮為奇貨謀為他日孤注以博大
寶事連則惶遽之間不及合謀遲延累日奸圖
益固若絆數十百人乘夜倡乱則環宮衛卒千
安保其不倒戈哉此誠危迫之秋而上下狃安忽於

深慮此無乃天不欲祚宋耶臣腸腐直欲先死
以報殿下也將官之親密於自献者何不先為汰
去以紓今日之慮也殿下之速情忠正直之臣非止
一二若下教卜之命巫置直廬之頃向殿下一味逡巡只待
處置此事在於瞬息之間康濟之任則
孝純之出仕夫孝純臺憲選豈肯為殿下盡力
哉臣願殿下巫卜他相以完大局以鎮危疑不
勝幸甚今茲大議初出於李慶全李覺柳
朴兩家不肯擔當覺確守前見慶全乃懷貳
志對人每曰大論只許鈞主之吾等不發也云其
包凶顧望之心果於負君此而不誅何以懲奸回
不忠之輩哉柳夢寅竊攄銓柄恣行貪黷
鞫廳之議每與自献同謀隱然護逆會議之際
以不知是非委於大臣三司其不欲行義擧故為
含糊之辭以為他日地此二人初附士林陽為討逆

之論至於事急本情乃露其反覆負君之罪陰
圖後福之計至此極矣請窜二人以戒具僚
萬幸甚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初三日甲午

幼學李國光上疏曰伏以西宮得罪於天下則人
可得以誅之見絶於 宗社則神靈已斷棄矣夫
一天之上唯有一國之内唯有一君彼扶護
西宮之輩將欲何為而懷異心之若此乎是必
謀害君父圖占後福之計殿下以如此輩委棄
樑之重責耳目之任是所謂獨坐空山養虎自
衛者也伏願殿下亟誅忘君負國之輩以定
國是枚卜賢相以鎮危疑之情然後法春秋
之義重 宗社之計行 太宗大王之明典以
快神人之憤以去 宗社之禍啓下議政府○
司諫院啓曰東堂會試之日累卜累退遠方
多士又留京口苦待試期今又退定於明年非
但士心解弛無前大慶不可踰年請令該曹從
近改擇以慰多士之心答曰依啓○合司連啓玉

堂連劄請奇自獻圍籬安置荅曰何必圍置雖
不圍置可矣○户曹判書崔瓘劄子大槩重被
儒疏之仟請鑴臣職名荅曰省劄具悉卿情事
安心勿辭更加盡職○幼學徐甡我中上疏曰伏
以治道之法不嚴故護逆之徒寔繁蓋崔晛
以喜壽之緣吏作孽於前世廉以希蔇之指嗾
生梗於後喜壽力主全恩之說而曾貢殿下者
也不復道也希蔇以姻婭至親休戚與同向教誘
世瀛首避正論不知希蔇果何心哉且臣近聞
都下之論謂以柳希奮獻議之際不陳已見推
諉於左相臣鄭仁弘巧避情伏敗露無餘柳忠
立身為舍人不卒壹下百官合議陳啓可謂自
獻之即廳而柒一家之初論者也朴自榖以承宗之
子自興之第而富此莫大之論敢呈托病之辭是
父兄之教不先而護逆之心為重也如李恒福鄭弘

翼閔馨男劄或薦賊浹為謀主或附七臣中許箴
或柒柳希奮異議此皆護逆之流向王法所不容也
今日之為三司耳目者所當彈劾之搏擊之如鷹鸇
之逐鳥雀向自獻一人之外更無言及自獻之罪固不
容誅向其餘護逆之流獨可置向不論乎伏願殿下
先責三司不職之失亟正自獻立憲異論之罪仍治希
蔇指嗾世瀛之罪而恒福以下次第論罪則大論自正
而禍根可弭伏願殿下勿以匹夫之言為輕亟下曰俞
之命則 宗社幸甚啓下議政府○合司再啓玉堂
再劄荅曰已諭○北部坊民林連枝等上疏請速定
大計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譯官表憲等上
疏大槩大論已發尚未完局亟令廊堂從長處置
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耆老李崇壽等及市
民等上疏請亟去禍本以安萬民啓下議政府○軍
呪寺副正鄭文振上疏曰伏以往在癸丑年間逆黨

煽乱外則羊里友英之徒陰蓄異謀互相締結脩伺
突出欲害聖躬跋扈之計凶矣内則假托 慈殿之
勢以稚璥為奇貨釀禍宮掖亦及 陵寢詛呪之変
慘矣鳴呼反逆何代無之今日之事言之可痛兇謀
敗露諸賊伏辜則豈非 祖宗神霊黙佑於冥々
而然也此正一國臣民臥薪嘗膽圖報君讐之不暇
而當初請救逆璥之時邪議横阻以逆璥不可殺之者有
之謂君讐不可雪之者有之此實由於正論之不立義
理之晦塞彼盛此衰不能辨析也鄭蘊假手之言一倡
景起等護逆之論継起謂逆璥一殺則未免有後日之
患邪說由此而滋蔓正論因茲而沮抑使主勢益孤
於上姦鬼更熾於下噫君讐好讓逆之狀聖上非不洞
察當置之於正刑俾絶邪議之根柢以尊國家之勢
而聖度涵容只寘疑荒其容人好生之德吁亦盛
矣自是以後 西宮侍側之人因緣 慈殿務為詛呪

釀成其禍其陰害君上顛覆 宗社之罪擢髮難
數今者遠迩攸士聯袂出血誠陳疏請去 慈殿
之徽號又撤進御之恒規夫定是非明公論不在於聖
上之膺斷惟在於大臣之處変奇自献身居首揆忘
國辱恩當其献議之日先陳詭惎之辭滿紙凶言
無所不至内懷右袒之心外鼓掠美之言雖置極典
難謝一國伏願殿下益堅撥乱之志更勵除兇之計先
斬自献之頭次治羣兇之罪則公論自明是非立定
義理昭著禍本自絶於 西宮朝廷侍衛封進之物
亟命停廢又減徽號則群疑渙釋反側自安上可以
慰 祖宗之垂下可以荅民之望國家之勢安如
磐石矣啓下議政府○幼學朴樞全瀚海等上疏
曰伏以國家不幸遭此 西宮之変彼既為逆謀之首
自絶于 宗社則殿下何可以國母待之乎既不可以為
國母向處西宮猶存母號故人多疑畏士皆憤惋

儒疏一出大論斯蔑義聲所揭敢不踊躍奇自獻
身為首揆先倡和論其忘君謾逆之狀昭不可掩向乃
敢生於政壇詢其可否枸拏之輩承其志氣多
發異議此實亡代之共工周世之管叔也渠等平
日睿蓄謾逆之志其露心行事無所不用其極故
至於廣收之隂發於言辭肺肝昭著眩乱視聽完
謀叵測其與逆類無異一體若不除去則安知他日釀
無窮之禍哉明者視於無形況此已萌之狀乎去草不
去根終當復生之言正為今日道也伏願聖明亟斬異
議之徒快施雷霆之威使奸和完逆之輩無小容於
斧鉞之下不勝幸甚昭格下議政府○幼學黃廷弼上
疏曰伏以 先為之未賊臣構煽天日既昇陰曀旋消
而禍根尚在罪閔 宗社一國臣民皆知其不可不去以
明大義上自為廷廒下去草野儒生不避斧鉞之誅
爭效忠洛之請向首獻和議排沮國是者奇自獻也

呈辭規避讀擾言路者全世瀛也夫為君隂患臣
子之心見賊不討春秋之法自獻世瀛獨非人臣乎而
力主異論陰護禍根為逆黨則得矣將欲置君父於
何地乎是其罪宜斬以春秋討亂黨嘗之法而殿下畧示
譴罰不加誅殛此所以鋒黨繼起不一而足臣愚以
為自獻世瀛皆可斬也至於李恒福朴弘耈閔馨男
鄭弘翼等同聲和附畧無忌憚則是亦一自獻也
忘君謾逆其罪同科臣愚以為此四人亦可斬也
若韓孝純則又有異焉當大論方發之初先覘
其機遽為呈辭及殿下下儒疏廣詢于廷遣重臣
敷諭于家終始托疾不為下言則其心所在斷可知
矣而陰謫奸慝罪浮自獻臣愚以為孝純亦可斬
也抑其所以致此者蓋有說焉當初異論之人謾
逆之徒紛紜呈疏眩耀天聽如金孝誠鄭澤雷洪
茂績尹善道元以坤李顯門許國趙浸等宜置重

典以警其餘而殿下皆從末減止於按窜所以寘懷
報復之心多有窺覘之狀至於內外締結謀圖大義
使主勢孤弱人情憤懣則豈非防之於前者有未
盡其道向然耶臣於前日疏列此人等罪狀以達
天聽者意蓋在是臣愚以為此人等亦不可不
加罪也伏願殿下勿為浮議之動決從三司之請
則國家提福臣民賴之伏願殿下留神焉啓下
議政府○兩司合數啓曰臣等伏見徐義中上
疏大槩兩司多官惻於威權默無一言請先治兩
司不職之罪云世瀟之巧避既被窜黜希敎之指
嗾茫無形影大論不為世瀟而沮則不可謂之
生梗希敎以銓官向著政則亦不可謂之偃然豈有
惻於威權默無一言之理哉而重被詿訾不可苟
冒請命遞仟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

丁巳十二月初四日乙未

弘文館上劄請兩司並命出仕答曰依啓○司譯
院正金慶生等上疏請亟令廣壹從長處以弭國
亂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宣傳官申蓁等上
疏請速令廣壹議定大計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
府○訓鍊考臨軍士崔春逸等上疏請亟去禍
本撤罷扈衛啓下議政府○右議政韓孝純身
病出仕後上劄請亟卜碩德之新相以答多望之
興望且召左議政領敦寧以濟時艱政府東西
壁闕各數日內為政慎擇以重事體答曰省
劄具悉卿懇國事艱危此豈元老大臣辭退
之日乎安心勿辭更加盡忠以扶社稷他大臣名
致東西壁差出事依啓○中部坊民金忠壽等上
疏請亟召大臣昭示此疏速定筆固之大計以安
杭槩之邦本啓下議政府○西部坊民徐應鶴等

上疏請毋執抑起快從公論啓下議政府○順寧
君景儉劄子大槩都堂收議日大臣分付後宗親
未及參收議惶恐待罪事答曰有劄具悉此事予
不欲聞之矣卿宜安心勿待罪○茂林君善亂上疏
請亟召在野賢相以定國是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
答曰省疏具悉卿為國之誠左相招來事當量
處焉○合司連啓加文館連劄請寄自獻圖籌安
置答曰已論再啓答曰中直付處三啓加文館再劄
答曰已為付處無用煩執○幼學尹魯上疏曰伏以
仇尋常論議亦有本末先後況此堂之大論豈
可舍其本而治其末哉今日之先後正論或有避嫌者或有陳
偉卿等心懷慷慨首鼓正論或有避嫌者或有陳
疏者其扶 宗社得處変之道可謂至矣而無賴人
趙慶起心懷男之腹心為逢富黨之援兵假托儒
名妄進兇疏鼓倡和議排斥忠良內而館學

外而八方莫不繼此蜂起使正論既蔽而還止大義
才明而復晦當時嚴惺以東筆之官表裡慶起一朝
盡停數十多士自是後正氣銷鑠邪黨益熾德
馨有讐詈毋絶毋之言賊蘊有假手武夫之疏至如
李顯門葷以扶 大妃之說大言於明倫堂陰唱雌
和至于今日而極矣何幸草野獻芻禍根垂除而尚
今運延無一人擔當舉義者此不過一種邪論蝟蝀
於其間而不治其本之所致也自獻弘翼等橫生異
議沮抑正論者何足恠乎王法解弛以至於此臣竊痛
焉伏願殿下勇決大斷大施雷威先斬慶起顯門
嚴惺賊蘊等次誅自獻恒福弘翼等以扶大論以
安 宗社則國家幸甚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初五日 丙申

政院啓曰今見表人申應榘上疏極為無據渠以
年老之名之人非不知草土之辭不可入於君門而身
在草土以自己修飭之言優然呈疏辭熹於五六年
之後使渠實有固辭之心則當初勘定時再辭三辭
猶或可也而晏然冒參從他笑罵橫黃金帶君歸
安過累年而及至今日有若畏公議而棄廉恥者
然抗辭於斬焉之中顧脫熹籍其計巧而實則愚
且悖矣祭天歃血之盟其將因渠一言而有所妥改
乎以此不然之事冒瀆天聽為他日塞責執言之
地極為駭愕京畿監司柳希亮捧上如此無據之
疏極為非矣請推考傳曰熹宰呈疏若不捧上是
壅蔽之漸也安可不棒監司勿推 應榘乃王在邸時師傅
而應榘處之晏然畧無羞愧六年之後乃以表人冒疏辭功
也意緣得罷及臨海之妥也以袖疏敬陳至錄正意人皆唾鄙

無耻之人不足道也○禮曹以閔仁伯上疏回啓曰親
奉 廟社跋涉險阻神人協佑業茂中興而尊號
中後德弘功四字猶不足形容盛德之萬一則群情
缺然故前日儒疏極言駐駕伊川保護 廟社
終成傾否之大勳云云矣今者閔仁伯所陳蓋出
於此論旨民所同之願於此可見請令 廟堂更為議
定加上尊號傳曰顧予眇末以積禍餘生逮茲晚
節累膺虛號亦已多矣何用又加重得罪戾乎第
此壬辰奉 廟社播越險之事 列聖在天之靈實所
鑑臨誠沒世不忘有辭於千億者也依所啓施行
○合司連啓玉堂連劄請寄自敵圍籬安置苔
曰大臣至於付處則用律實非輕也圍籬決不可為
如庸煩執○典醫監正劉景弼等上疏請亟令
廟堂從長處置以弭國亂啓下議政府○合司再
啓玉堂再劄合司三啓皆苔曰已諭不允○書吏金

好誠等上疏大槩大臣出仕請命 廟堂擧行諸
儒之疏以明大義啓下議政府

營建都監啓曰青陽縣監任吉後正鐵一千五百介別措上送其有誠於大役移為可吉茹捧用之意敢啓傳曰知道加資牧府使申陳捷 吉後寵姬任氏之甥 就正之姪也○進士郭瓔上疏曰伏以仇為讐逆者包藏禍心前後迭唱視國事如秦瘠此輩亦豈不知宗社之安危恩義之輕重哉只緣內懷不忠外沽大名不為 宗社禍福計向為自家利害計啓下何有於若干凶狡輩而迄不擧刑竟以鎮群情乎且夫社稷者乃 祖宗之社稷也外通逆謀內作詛呪謀危社稷則乃 祖宗之罪人也啓下安得以私之哉啓下雖過於仁孝不忍快斷向為大臣者當伏閤請罪為臺諫者當爭之以死大臣退縮覬勢臺諫緩論尸位且以謂為今之大臣臺諫者亦不得無罪也嗚呼上下同然之謂公論今者內向假學之士

外向郊野之臣以至禁衛之卒閭巷之氓不謀而
同交章請罪此屬豈為釣名譽希爵賞者哉
蓋公義所在輿情自斷此乃天也非人也殿下雖欲
全私恩其如天何我伏願殿下勉從衆論以安
宗社答曰當此寒沍之日逐日未答予心不安圖難則
過矣宜斟酌勿煩○政院啓曰以右相劄子他大臣
名致事依啓矣遣史官名致乎遣本府郎廳名
致乎敢稟傳曰左相領敦寧處遣史官敦諭○
律學教授金千喜等上疏大槩請亟令所屬
長處置以弭國亂以安 宗社答下議政府○
玉堂連劄答曰已為付處不允畫律○館學儒生鄭淇等
答曰已為定罪不允畫律○館學儒生鄭淇等
上疏大槩請斬奇自獻李恒福鄭弘翼等以為
為人臣不忠者之戒答曰省疏具悉予意前已諭

矣奇自獻已為定罪勿用更煩啓下議政府○
合司三啓玉堂一再劄答曰已諭休煩○兩司書吏崔
得龍郭守漢等上疏大槩請亟令所屬
以安 宗社答下議政府○義學教授康仁慶等上
疏請亟令所屬從長處置以弭國亂以安 宗社啓
下議政府○訓鍊考監大將李時言等上疏曰以至
德嗣位以至孝承祧而遭宮闈罔極之変怨慕疚懷
罔知所為者十年于茲幸向今者大義不泯公論激發
草野抗章所屬獻議以至閣閫市井耆老軍民莫不
忿疾咸曰西宮之変誠千古所未有所當亟去禍本
以安 宗社國言藉藉人心洶洶群情如此王法至嚴伏
願殿下速令所屬善完結局以鎮人心以安 宗社
臣等職忝將官嗥義陳疏在於三軍之後死罪死罪
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初七日戊戌

傳曰聖節使先來譯官康忠之加資實職除授○檢閱李蔵書
啓曰往于領敦寧臣鄭昌衍處傳諭則以為小臣不
幸病勢至此伏地惶悶罔知所措云矣傳曰知道○○
假注書韓正國左議政鄭仁弘處敎諭事出去○○
同知黃允敬等上疏請亟令 宗社堂處置以安 宗社
啓下議政府○內需司劄坐韓陸良等上疏請速遏
亂萌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合司連啓請奇自
獻圍籬安置答曰已諭不允○以影幀擇日單子傳
曰正月初四日過京城則一路上下負役軍民皆自歲
前出待道上以初旬望間改擇日定奪下諭○館
學儒生鄭淇等再疏大略付處自獻不只以畫討逆之
律而恒福弘翼無異於自獻三司所當並請向舍
嘿度日尚稽誅殛請先治三司運綴討逆之責

仍斬三兇以快神人之憤答曰予迓自肅慶置勿為煩擾○黃司僕梁應霖等上疏大槩請亟去稻本以殖國乱以安宗社啓下議政府○兩司合數啓曰伏見依學儒生鄭琪等上疏大略恒福弘翼無異於自獻三司所當並請而含嘿度日尚稽誅殛請先治三司違綏討逆之責云頃日收議時恒福弘翼之右袒護逆臣等亦聞之即當論列而第收議尚未還下臣等欲詳知措辭如何然後請治其罪矣儒生以違綏討逆誠幷臣等不職之罪大矣不可仍冒請命罷幷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副司果宋榮祚上疏曰伏以賊臣自獻首唱邪議使一國莫大之論既蔑還止淹延時日論以王法罪不容誅則為今日殿下之臣孰不欲顯戮也我昨日右相臣韓孝純分付吾等令在獄百僚聚會大小衙衙並令獻議臣相承家訓得聞事

君之大義不知吾君之外又有西宮謀之已出圖害聖躬悼男主張亦當極論西宮謀陰結羊甲友英鄭浹等搆乱於外令蘭義一高成應壁等咀呪於內許多兇逆之謀無非西宮之造意衆招合符辭狀畢露獲罪宗社自絶國人其在臣子有不共戴天之義慶之黜之宜無所難而特以傷殿下之心故不能舉王法而討之所以有今日之獻議也私恩雖切大義至嚴慶以毋子殿下之私恩舉義幷絶人臣之大義也輕重之間大法存焉臣等只是此兩端而已有何難斷之義乎抑有獻焉悼男之家即西宮之舊第也先去悼男之妻姑為遷置以待後日則恐或近於春秋孫邾之義而亦有便於守直防変之道未知諸臣之議亦有及於此者乎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初八日 己亥

羽林衛田得春等上疏請巫去褚本以弭國亂以安
宗社 答下議政府○憲府啓曰臣等前日論劾趙汝禴等上疏請
巫從公議 答下議政府○前司果黃珀上疏請毀貶
西宮之號以安 宗社 答下議政府○校理李埰李
尚恒副校理鄭簠遵修撰辛光業南濮羽副修撰
尹聖任徐國楨博士趙格善 答曰臣等伏見館
學儒生鄭淇等上疏大闕不討遲延誅奸三
司兩司多官既以此引避則臣等何敢偃然處置乎
請命鞫前臣等之職 答曰勿辭○訓鍊考滿牌
官全繼生等上疏請巫令廟堂處置以安 宗社 答
下議政府○玉堂上劄請兩司並命出仕 答曰依啓○
議政府書吏朴彥豪等率六曹諸各司書吏上疏
請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 答下議政府○醫員朴
弘憲等上疏請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 答下議政

府○玉堂連劄答曰已諭再劄答曰已為定罪何
煩論也

德山守洵上疏大略言病勢危重不得與諸宗
室一時收議惶恐待罪○秘密備忘封下政院事
秘不傳○合司連啓曰目今國論方張大事未定
輿情雖已共憤逆議或有異同人心恟惧　宗社扼
捏臣等忝在耳目之任目覩時事之艱危誠未格
天言不見信累日持久風力盡摧雖欲血誠擔當
亦無奈何此臣等所以咄嗟夜不能寐者也
自獻之罪出於自作以其罪之初非重難之事
而聖上偏於私眷一向牢拒右袒之輩何所懲艾
而正論得以鎮之　宗社之扼捏何以安之恢張正論
鎮定禍難之機只在於先正自獻之罪圍籬亦未
豈可付處而止哉請勿留難亟賜一俞答曰已為
定罪何煩論也○譯官行司勇張禮忠等上

疏大槩伏願聖明以義斷恩亟命擧行 答下議
政府○獻納曺挺之 答曰臣實有死病乃人所知
而君命不趍罪在逋慢大論方張亟涉窺避以
彼以此合置嚴憲且調治累日未見差愈今始
扶曳来避臣罪至此大 請命罷仟臣職 答曰
勿辭退待物論本院請出從之○行司直李祥
龍上疏大槩大論不可中止請亟令 復從長處
置以安 宗社 答下議政府○合司再 答曰付
處與圍籬同是流配也不須仍論休煩可矣○全
羅道幼學申尙淵等上疏大槩請亟從先正臣
曺植從祀之請快治疫犀之熏做出兇言搆陷
先賢之罪以扶國脉○承文院鳴字官李景良
等書負全忠信等上疏大槩大論已蒭請快從
公論以安 宗社 答下議政府○合司三 答玉堂
再劄 答曰大臣至於付處可謂王法不行乎 圍置則

過矣不允○吏曺參判柳夢寅以被儒疏具著安心勿辭
劄辭職 答曰有疏具著安心勿辭

禮曹啓曰加上號事議于大臣則右議政韓孝純以
爲當乘此歲辰擧之急人心崩潰之際聖上親奉
廟社跋涉窮谷 廟社在此予獨焉往之教天地鬼
神莫不感動畢竟大業重恢 廟貌如舊秩緣四
字不足以形容萬一何幸今日儒生鼓舞於前閱仁伯
繼之於後更爲議定加上尊號實合群情依該曹回
啓施行至爲允當本曹之意自古儲君當危難顚
沛之際撫軍監國則雖或有之未聞奉 廟社冒
艱險定大業於屯邅也乘辰之亂聖上躬奉
宗社櫛沐風雨篳路山林濘泥氷合始信天助建矣
泥馬果知神隲越幸若之狀孤危憂遍之形
尙忍言哉幸賴聖孝不遺至誠彌篤欲埋中道不
從群情將安佛舍亦拒衆言終能慰 神恫於陟
降亡元 廟貌於流離夏曆重昌周社不屋且是

誰之力是誰之功　先王之命克承不墜天子之勅
祇服用成大陸之得名群下之歸美理所然也第念
八字上躰未盡模畫之實兆庶傾心欲加貴顯之
稱請依大臣議速詵考監消吉擧行以光盛典何
如　答依允○吏曹　啓曰江原監司書狀云卜歙谷孔
令李厚根原州牧使申鑑杆城郡守成俊吉金城
縣令李自干等善治之狀本道監司俱爲褒　啓褒
陽府使洗宇道赴任日淺向亦有稱譽之聲宜
有奬勉之典恩命重事自下擅便爲雖上裁　啓
並加資○兩司合　啓曰此時昜席不可久曠且前
日右相劄子有巫卜新相之請向旨無敎落群
情極爲悶鬱請於今日內命招右相巫卜頒庇
以爲加額之望　答曰明大義安社稷不在於相臣
之多少自當處之勿爲煩論○合司連　啓曰自
獻首建　啓劄罪關　宗社聖上繩以付處　啓罷施

輕典古今天下寧有罪
乎自獻之罪如彼其重向聖上之罪自獻若是其
輕每以圖置別過矣爲教臣等實未知聖意之
所在也當此國是靡定人心疑惧之日雖以雷霆
之威震撼擊撞猶慮夫邪議之橫生而大義之
不明也況以惟輕之典曲貸兇邪之魁向其能明
大義決大事乎自獻自獻忘君負國扶讓逆首則非
臣等誅之乃自誅之也罪在　宗社神人
共憤則非聖上誅之乃神人共誅之也以其律論
之則誅之戮之猶不足以償其罪況此圍籬未臧之
典聖上有何難斷之事向持久之至此邪請勿留
難亟賜一劒臣等伏見李恒福鄭弘翼等收議
引虞舜處変之道爲言虞舜人倫之至固可法
也若以今日之事比之則大相不同虞舜匹夫
也雖見害於嚚母禍止一身舜之恭爲子職者舜

之所以為舜也帝王宗社臣民之所托也不幸遭
変則禍及於宗社臣民帝王處変之道不可與匹夫
同之也明矣設令舜既在位而置母之禍舜如此則
舜雖以母待之為舜臣者其可坐視舜之被害
而不明置母之罪乎教人徴罪也皐陶執瞽瞍而
舜不得禁只以竊負為計則君臣之間子母之際
以義以恩所處之道豈不大相懸哉巫蠱咀呪之変
著矣外應逢謀之狀露矣若使兇謀得行於當日
則聖上在於何如地　宗社臣民之禍亦何如也在聖
上則雖有竊負之意為聖上臣子者獨不為皐陶之
執乎今此房壼収議但以臣子所處之道相為商確
欲問折衷之論而已聖上別小無干與於其間而恒福
引諭言及無所與之聖躬依欲使隔於大惡之名其
於護逢永福之計則得矣忘讐負君之罪甚於自
献至於恒福収議中所謂伐也妻白也母之說尤
梗痛憤安有人臣而告君之辭若是其悖慢乎主
辱臣死古人有言此臣等之所以欲死而不忍聞者
也全徳識以與恒福弘翼一也為議其心同則
其罪不可貳之請李恒福鄭弘翼金徳識等並
命絶島圍籬安置以洩臣民之憤答曰已諭不
允李恒福只削官爵鄭弘翼金徳識依啓○
内禁衛朴浩等上疏大槩請亟從公論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公清直進士崔尚質等上疏
大槩請撤去西宮分朝之謁貢献亟斬自献恒
福弘翼庶孽識等以安　宗社之秋也而恒福弘
翼以失旨怨上之人乘機抵掌敢逞右袒之計張皇

司再啓答曰已諭李恒福置則過矣不允○玉
堂劄子大槩奇自獻李恒福鄭弘翼全德誠厥
罪惟均圖置之律只行於疎賤不行於貴近將何
以懲亂賊服人心哉請快從公論以洩輿憤答
曰已為定罪勿用煩論○合司三啓玉堂再劄答
曰已諭○康陵叅奉柳增華健元陵叅奉鄭
儁献陵叅奉柳信男英陵叅奉李恢陵叅奉李
蕓崔震榮光陵叅奉李德溥昌陵叅奉朴東
民恭陵叅奉李惟馨全進勗敬陵叅奉閔潔
宣陵叅奉鄭昌言朴大健順陵叅奉柳鐵堅
靖陵叅奉李叅基安弘重禧陵叅奉朴承勳朴
柅叅陵叅奉梁機孝陵叅奉李德溥昌陵叅奉朴東
陵叅奉柳偉穆陵叅奉鄭儁献陵叅奉李恢陵叅奉李
奉勳再徵等上疏曰伏以臣等叨守 列聖陵
寢食祿供職對越 先靈向國保誠自信他人

也國家不幸往在癸丑悚男作逞 西宮與謀陰
結諸薛子咀呪宮庭將欲慶害聖躬幾移國命
而幸賴毋道絶矣之疏遽出於意外布之士咒徒伏
幸王法畧擧而禍本尚在國是靡定義理晦塞
彝倫斁絶環東土數千里淪胥禽獸之歸草野忠
義之士千里裹足湿血抗疏大義復明公論已救
上自朝廷館學下至胥吏軍民爭陳至計請完大
局群情如一愈往愈激況臣等俱被國恩得備
執事之列愛君之心豈後於坊民下胥不為一言
哉伏願聖明一以為
之請即卜新入之相俾採輿論除去禍本則國家
宗社一以為生民亟從三司
幸甚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十一日 壬寅

幼學朴夢俊上疏曰伏以 西宮為國家之禍根不速處
置則危亡之患迫在燃眉頃在秋間呂畧以呈請
天朝之事仰陳情聽聖批未下經遝親舍庵在南中
見本道人心皆懷去就而扶植鄭蘊者在、皆是
至於鄭逑鄭經世之徒徵聞儒疏之入皆曰人倫之
變不可不力爭以遏其議也列邑儒生咸皆聚會
眩惑衆聽搔動人心其勢終必相率倡乱左相呂
鄭仁弘雖在道內將不能鎮壓呂竊閔焉夫嶺南
人心思乱日所目覩考今人情之契恐呂所耳聞以
此觀之則主上之危若朝露而南且淵嘿嘿居不為
之圖言之至此寧欲自滅且羣呂之情各殊小北雖
大北南人皆是犄猾之流坐觀成敗陰與西人黨合
而西人一味歸心於西宮依欲保護為他日富貴之地

試者今日收議恒福悚懼
弘翼以南人而附西人者故繼以惟論全權畏兄謙全
德誠輩皆以西人和附其論情狀已露叛計灼然此
而不置重典將何以懾人心而定國是防禍階宁尊
主威乎自獻首進兇劄乃恃西人之扶植而敢為負
君之計為今日之計莫若斬恒福自獻等以正王
法亟招大臣以逭臣會議示之即速貶劄則速經世之
徒雖欲倡妄禍根已除則兇計亦沮終不敢動矣抑
臣有所陳焉西宮之事只行貶劄故不足之徒敢為扶
護之計若斬以大義永絶根柢則孰敢以異論牝牾
其間哉胡氏論武后以為大臣以元惡致于太虐數罪
而殺之不令中宗知之朱子特載於綱目今西宮之惡
洋儒所數十罪浮於武氏九罪若據此行之則深合於
義伏願聖明亟下臣章于廟堂俾善處變以防禍
斷千萬幸甚啓下議政府○兩司合啓曰副提學

李好信本以險邪姦巧之人初付士類後事永慶
反覆妄幻尚保官爵渠面洗腸酬報聖恩之
不暇而頃忝玉堂之長規避喜壽之論坐完席而処
去今授本職又作前態向人說話摯言不從此論總聞
除拜遽即下鄉及承召命遷延旬日始到門外托
稱親病又不出謝今此大論一國臣民孰不詈義吏
昏之戕尚皆投疏渠獨何以首鼠兩端觀望成敗其
陰懷二心負國忘君之罪不可不治請命削奪官爵
門外黜送答曰只罷○納銀壹上崔鶴等上疏大
略請快從多士之論亟許三司之請毋使大計中
沮國事日誤啓下議政府○合司連啓請斬
自獻李恒福圍籬安置答曰獻議中或有全恩之
說或有掠美之言或有稱病者或有模糊者或有推
諉者此輩不可盡治故只自獻付處恒福削爵亦出
於重公論也不須加律休煩可矣○合司再啓答曰

已為酌處妃庸強論〇訓鍊習讀李彦弼等
上疏大略請令庙堂速為處置以安　宗社聲下
議政府〇王堂連劄荅曰獻議中右相侮矣者非一
二人則其可盡繩以忘君負國之律乎自獻等已
為酌處妃庸強爭〇吏曹判書閔夢龍上劄辭
職荅曰省劄具悉卿懇左相豈欺予哉卿宜安心
勿辭秉至公而正銓衡進君子而退小人用副予望
以慰群情〇合司三啓王堂一并劄荅曰斉自獻處竄
李恒福放歸田里〇訓鍊考貳左右捕盜大將秘
密聽傳教而出〇圍置鄭弘翼于珍島全德誠
于南海〇陳原縣監權省吾捉僞造凶書人盧
克誠張皇牒報左兵使增設盜直嚴加譏察因
馳啓以聞〇庭鞫　自後逐日推鞫〇幼學李國獻李
國光等上疏曰伏以昔我　先王神聖睿知明見
後世有憂社稷預定國本殿下以預建儲嗣承

顧命而入侍喪　先王之遺教丕承大統則　先王
之定久矣　宗社之重依然矣哀姜與謀向魯國幾危
武嬰也　先王之罪人也得罪於　先王則　祖宗神靈已
斷棄矣　先王若在別处廢殺矣春秋傳曰哀姜大
義已絶不可復入宗廟先儒胡氏定論曰張柬之等
即當明武氏之大逆告宗廟向誅之可也夫為政得
如春秋之大義先儒之定論則足以無愧於萬世矣
今者殿下不法春秋之大義先儒之定論向惟被罪
先王見絶宗廟之罪人反以國母之禮十年奉事
之其大乖於春秋大義先儒定論也為如何哉臺
臣曾無一人以春秋大義先儒定論引君當道向使殿
下不能無大過於奉宗社之義向亦不使免誤天下後
世也臣等竊歎殿下無臣也臣等不忍見宗社之將
危君父之陷誣敢以春秋之大義先儒之定論獻焉

伏願殿下以臣等之疏下示朝廷臣等所論如不當理則
請治臣等亡妄言之罪況又方今逆之餘黨未盡除去
身為大臣倡做兇誕誘聚右袒冀覬宮將心閭則
宗社危雖魯唐之叛非朝即夕我殿下臥薪厝火之上而
忽 宗廟社稷之計臣等竊為殿下危懼也惟幸諸儒
奮義正議大伸輿情齊憤舉國請討今此正論國家大
計廟堂大臣義當身率百官急、廷請如探湯也何待
左相之未也又何忍收議百官募右袒也況乎左相春
秋既高氣力耄矣雪天嚴寒勢不能上來決不可待左
相也右相出仕之後不為廷請玩愒度日而職忝三司者
寂無一人論是非者清敏衣冠曾不如儒生乎耳
夫殿下不誅兇誕之輩大論不成則 宗社危
矣伏願殿下先治三司不供職之罪盡誅兇誕之
輩以正人心卜賢相以定國是法春秋之大
義從胡氏之定論重

宗大王之明典也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十二日癸卯

義禁府都事二員宣傳官二員秘密聽傳敎出去○慶尙右兵使南以興討捕使趙纘韓秘密狀啓入來○合啓連啓請前副提學李好信削奪官爵門外點送答曰已爲罷職不允○合司連啓王堂連劄請奇自獻李恒福圍籬安置答曰今者逆變又起國事艱危已治之人勿爲更論加律也○吏文學官李長培等上疏大槩請洞察群情以爲 宗社大計啓下議政府○合司再啓答曰已諭不允三啓答曰不允○禁府全揚善拿囚○禮曹佐郎柳淪副正字朴潗等上疏大槩收議失當惶恐待罪答曰國家不幸變亂累出在上當盡在予之道爲予臣者但當盡人臣分義而已昔在戊申鄭逑首倡全恩之說掠取美名君上更無施恩之地以亂國是至今靡定人心波蕩國勢艱危橫議之有害於人國家乃如是也左相雖或云云林下賢相之言

與迂臣獻議自別不可比向同之也今後慎爾出言毋自陷於不忠不義之罪○以許筠為左參贊柳閒為右參贊朴承宗為左贊成李元禩為司書韓玉為吏曹正郎朴宗胄為禮司書許徵為奉常寺正鄭逎為尚衣院正趙挺為刑曹判書李元燁為兵曹參知韓曛為文學鄭造為副提學鄭廣敬為司成洪喬儉為副校理

丁巳十二月十三日甲辰

傳曰前縣監安大楠縣監尹衡甲前縣監李馣金知趙邦輔前郡守李景漢副司果李琡別坐李誠元司果李藏龜原守眺前宣傳官柳坡或家代空代或尼家草家入于慶德宮大內並加資趙邦輔安大楠李馣李景漢李琡實職除授眺都正除授○合司連啓玉堂連劄請啇自獻李恒福闔離安置眷曰獻議中右袒倭虜者非一二人而不可盡誅則獨政恒福等無乃有乖於惟均乎已為酌處不允○合啓連啓請李好信前奪官爵門外黜送答曰李好信有老親子亦聞之無乃因親病而不即來乎詳察論之○永興正敬一等上疏大槩獻議之日未及諸宗之列請令廟堂仍納臣等之議啓下議政府○合司再啓答曰非欲赦罪右袒之輩也只諭自獻等不須盡律之意也勿為煩執三啓答曰已諭李恒福中道自願付處○

西部參奉金瑗上疏大槩請亟從公論以安 宗社
啓下議政府○玉堂副提學李耔等上疏曰已諭○行司果鄭震
哲田潤等上疏大槩亟去禍本以安 宗社啓下議
政府○樂師林桓等上疏請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啓
下議政府○江原道生員朴弘益進士崔光弼紹學
金尚健宋錫命元汲李克誠崔光遠李光啓等
上疏曰臣等伏以西宮之惡言之慘矣其厭勝先后
行詛聖躬外應逆謀締交孽子暨之狀狼藉於諸賊
之招向禱祝厚詈至今不替其禍之結於宮中猶
自若也兇徒逆儔特此為嚆矢以徵後福亟誅噍
掌俟機將發兇檄之投職亦由此其為亂階之首灼
然可知噫彝理不明彝倫斁絕邪說肆行正論日
熄以如此罪惡而扶植之者殆半國中是誠何見是
誠何心自獻恒福尚未正刑輿情憤鬱愈久愈激未
知殿下何所顧惜而謹此兇逆之黨自貽伊戚哉呂

伯之惡黜廊於數百載之後武氏之罪致堂亦以為當
廢今日義舉斬以此為案向使逆累日尚稽顯討異論
蜂起奸謀益滋殿下何以善其後向宗社臣民何所賴
哉伏願聖明鑑察毋惑邪說亟召大臣六卿三司
議定大計不勝幸甚○全羅道李漢上疏曰伏以大論之
發已涉旬月上自政堂會議下至吏胥軍民爭為抗
章而殿下不即從三司之請亦不下碩德之相懇迫度日
相持不決故大義莆索和說蝟起昔在 祖宗定社
靖難之時除去異志之臣不如今日之遲緩故主威自
立人心如一莫敢作梗於其間以至後世無敢是非
今則自上視臣如畏大敵雖有貪制侮辱之言不忍
置罪每以溫旨諭之即今殿下在邸之臣無異寡婦
家豪奴悍婢然自梗成習開口輒辱臣竊痛焉今日
罪自獻明日立新相使大論立完於數日之內如雷行
電擊人不及謀可也而若是遲延經月歷歲脫有失

志之輩不逞之徒畏禍及己陰圖富貴卒起蕭墻之
中挾　西宮垂簾號令則殿下今日在廷之臣未必不屈
膝其庭向讐視殿下矣且聞湖嶺之間全恳之黨類
悍男之餘孽今將推其領袖會議諸處倡為異論席
捲上来云禍乱将作兵諫不遠闈王宮教大夫之変竊
恐復見於今日也党儔嚮應西南協力来開於肇
轂之下則未知殿下能盡教之耶亦将何術而却之乎
與其能制於已鼓之後不若防微於未鼓之前矣願
聖明即行奇李之戮仍卜救時之相使大論復振和
黨盡縮不出二三日之內変得宜　宗社幸甚荅
朴弘益李濮等疏曰有疏用嘉為國之誠此事予不
欲聞之勿為更言奇自献等已為定罪休煩可矣啓
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十四日　乙巳

龍城副守仲等上疏大槩同生兄弟姪等以老母病
重往在交阯諸宗收議時未及来恭惶恐待罪請
令房壹追收呂等之議啓下議政府○營建都監
啓曰黃廷平安等道調度使尹守謙正鐵一萬三
千五百斤薪鐵一萬斤連續上送使都監織物賴
此而繼用調度使設或竣事上来從事官及次知
軍官使之分付仍留吹鍊似為便宜以此事意諭
度使尹守謙處下諭于未上来之前且其次知軍官
前守門將吳敬敏盡心吹鐵累次領納亦為可嘉
別為論賞以勸日後何如傳曰允尹守謙加資
吳敬敏六品遷轉實職除授○傳曰前後被論
水使守令徐當敦落者詳察下諭于本道監司
使之覈啓驪州牧使金涌以守土之官係干大逆
事虛實間不可不上聞以待朝廷處置豈敢擅便

於其間涌別無所失不久之意當初論啓臺諫命
招言之〇傳曰成忻以諫院所啓中陰巧之事曾為
被論乎所謂陰巧者何事乎察啓〇合司連啓玉堂
連劄請奇自獻李恒福圍籬安置荅曰已配之人不
須更論〇合啓連啓請李好信門外點送荅曰依啓
〇判義禁朴承宗上劄辭職荅曰國家不幸逆竪又
起予用惱焉罔知攸濟卿須勿辭勉出恭鞫〇合
司再啓三啓玉堂再劄荅曰已諭休煩

丁巳十二月十五日丙午

幼學李國光李國獻等五疏大槩西宮不軌之罪以
春秋大義胡氏定論快斷之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
〇訓鍊都監別武士黃夢倫等上疏大槩請速令善
處以鎮人心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〇合司連啓請
奇自獻李恒福圍籬安置荅曰已諭不允再啓三啓
荅曰不允〇傳曰未十六日生進放榜權停例為之〇
玉堂連劄荅曰勿為煩執再劄不允〇生員辛敬業
等上疏大槩請令廟堂巫會重臣三司以諸疏群議
參互折衷以防亂階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〇傳曰
奉常正許儆前有陞叙承傳今為准職加資儆為
儀許氏之又也數年之間盜竊科第驟陞三品及是病重將斃故
及其未絶也急有是命

丁巳十二月十六日丁未

傳曰罪人鄭弘翼金德誠北道改定配○合司連啓曰
李恒福以失志怨上之人逞乘機右袒之計敢於獻議
中倡起異論使橫議益激國是靡定其罪實閔
宗社而言辭之悖慢甚於自獻云云既已被窜則恒福
豈可止於付處哉請勿留雖亟命絶島圍籬安置
答曰遠窜○改配鄭弘翼于吉州金德誠于明川

丁巳十二月十七日戊申

傳曰統制使鄭起龍上送弓箭各一部入覽後差官押領下送于平安兵營此人弓箭優數造送其盡心國事之狀極為可嘉加資監造領来軍官依他例加資○右議政韓孝純上劄請咗卜新相荅曰者劄具悉卿懇卜相以疾病未及為之徐當調理爰立但三公雖不可不備員而至於明大義定國是安社稷之朝綱卿雖年老只以當之國家艱危日甚予深有望於卿焉卿其勿以老病為辭更篤忠誠用副予眷倚於之至意○遠竄奇自献于定平李恒福于龍崗

丁巳十二月十八日己酉

改配奇自獻于洪原李恒福于興海○新榜生員李子榮久進士趙益亨等上疏大槩且等於昨日謝恩時不敢拜西宮者不忍負吾君化育之恩不敢屈膝於讐庭也答曰疏辭具悉但予不欲聞知也（榮久莊蔵慕之姪也益亨存世之子也以其父兄主張党逆之論故得窮生進取元）○兩司合啓曰奇自獻李恒福鄭弘翼金德誠皆是忘 宗社負君父之人也通天之罪惡極典猶輕投畀有北實出特恩禁府定配當於絶島而乃敢曲循私情不有國法皆以內地擇便定配物情莫不痛憤請今此定配各論 壹上及 郎廳並命罷職四兇移配絶塞以嚴討逆之典答曰依啓禁府 壹上 郎廳並推考

丁巳十二月十九日庚戌

廣州居幼學金汝哲上疏大槩三司先論奇自獻而
未遑於本根廟堂不自倡率而令百官獻議皆非
論事斷事之義請大論未定之前嚴守 西宮以備
外患令三司亟堂一依先儒定論數罪告廟自獻以
前後衛護 西宮者並皆依律定罪且告 天朝正
事正名使無他日尹夔李初之変啓下議政府○
統制使書目漆原驛被投草渓出身盧克諴所
持兇書監封軍官金鎔准授上送如此莫重之
変置而不報同縣監權有吾罪狀請令朝廷處
置○錄事金閏屋等上疏請亟定大計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二十日辛亥

光陵未奉柳健等上疏請快從公論以安 宗社啓
下議政府○幼學李國敵李國光等六疏大略大
論中止請亟從公論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二十一日壬子

改配奇自獻于朔州李恒楅于昌城鄭弘翼于鍾城金德諴于穩城○行司直李汝諧上疏請速定大計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司諫院啓曰安岳郡守奇允獻本以麤戾之人素無行檢見棄人類今授本職恃其兄勢剥割聚斂無所顧忌調發人丁作堤於郡地以為己物聞其兄被罪自知難保公然收布於田結駄載輸運親自領来陸續道路觀者莫不駭憤及到本下隋結不逞之徒鼓倡和詭眩惑人聽其護送員國之罪不一而足請命削去仕版同知義禁李慶涵素以邪憸帝懷護送之心收議之時舍棄推委及四兇定配之際渠以首堂上力排群議擇定便近知有私黨不知恤公議其循私蔑法之罪不可不治請命削奪官爵荅曰依啓

丁巳十二月二十二日癸丑

傳曰謝恩使書狀官尹知敬既已治裝雖居中勿論
無堂諫下批仍送○幼學韓輔吉上疏大槩諸臣收議
既畢請令政府各集多官各書可否于名下而自獻定
配朔州地連上國必有潛通惹禍之事禁府堂上循
私之罪惟均而只罪慶涵亦為失當請並削壽民
等官仍移自獻于他道啓下議政府○平安道幼
學康暹聲如等上疏大槩請亟令大臣斷以大義從
速結局以為 宗社大計啓下議政府

丁巳十二月二十三日甲寅

掌令姜愻正言李拭啓曰昨日以自献恒福等
移配事將為入啓會于一處簡通可否之際因致日暮
未及入啓使莫重之論稽滯至此臣等以城上所不職
之罪大矣況今日乃國忌齋戒之辰也不為論啓固
是常規而違例瀆擾所失尤大請命推治仍臣等
之職答曰勿辭○合啓秘密事入啓答曰依啓事秘
不傳

丁巳十二月二十四日乙卯

傳曰三月十九日親耕禮定則上躬以三月晦間四月
初生改擇日以定事言于該曹○營建考監督曰青
尾自乙卯年為始廣加燔造傳習事累次傳教矣
該司進排一訥所入雜物幾至七八同兩年所燔不過
三訥經費甚多成就無期上年昌慶宮畢役後仍
傳教別設即廳監役以繕修考監用餘米布商量磨
鍊一訥所入每以四同計給三十訥使之燔造則即
廳韓師聖監役官尸侃終始句管逐日出入今年
燔出之數多至三十五訥而計其所入一訥不過三同許
比諸前役省費幾半以此計之則其餘雜物亦可
燔十五六訥故餘在燔炭未同雜物等別單書啓
傳曰知道韓師聖陞秩尹侃則應出六品而仍傳教
未出今可超授五品職差除本都監即廳使與
韓師聖仍為監董明年青尾依此數着令盡心

燔造時考監提調李冲尹重三等逢迎緻吏大興土木之役毋青
雕鏤極其華巧尹侃韓師聖專掌燔尾靡費木布埏埴雜咒
用充物宮中故有是命王又令匠人貢千金學燔黃尾于京師
黃尾者天子覆正殿之尾也王侯以下不敢僭用云○唱准張彦
等上疏大槩 西宮之變快從公議以安 宗社啓下
議政府○廣州幼學洪德民上疏大槩今日之勢與
大舜在側微時不同請巫斬倡為子母之說誑惑愚
民者及亡女引凶舜為制君父者定大事安 宗社
啓下議政府○政配奇自獻于會寧李恒福于慶源
○禮曹佐郎奇俊格秋審上疏曰伏以國家不幸逢変継起
其中逆賊之根柢實是許筠向尚保躬命臣常痛心今將
筠之欲立逆璡挾 西宮聽政曲折一一陳達庶幾斯得而
宗社鞏固矣已酉之冬臣父在外臣獨在京一日往
筠家則問臣父安否因曰義昌 先王愛子每欲立
之而為汝父所沮不得立之云蓋謂璡未生之前欲立

之而不得云又辛亥冬臣父亦在外臣獨在京一日往
筠家則筠曰近興使吾請婚挺世之女於尹守謙近
興以守謙曾得都監軍士之心故欲結婚而行大事兩
尸曳出立大君而大妃垂簾也臣聞未愕然大驚胷
痛塞徐問曰兩尸誰也曰上及東宮也一日之內吾與近
興往見尹請婚尹雖厭之安敢不從臣問曰尸何以荅之
曰為不為之間又曰仍近興得
事蓋不忍聞者也且曰吾
之後吾盡握兵權向臨時使武力并殺近興使吾之權
無上向挾 大妃令一國使他
仍奏文陳列上有如此如此
已廢之而立嫡子璡云則不
又曰吾持權則樂矣沈家怨
殺云臣觀其辭色意氣揚揚倘若無人矣臣聞其言
即欲上疏而但其時滿朝無論東西南北皆是嫉臣家

之人故恐或有威劫反罪之事百甫思量計不知所出
但有止其婚為便即招司鑰趙希珩謂曰聞有沈尹議
婚事汝與尹相知須為我傳說於尹曰雖許金勸之以
挺世之女為婦不從可也許是反覆奸人若從之後則
似有不好事不數日希珩還来曰尹也依生員主教不為
之矣守謙即請臣之相切人宋蒼握手顫掉曰金許来言
婚事吾極為悶若非奇生員之止婚則我其殆哉須即馳
見奇某傳布不婚之意向謝之云其時沈金家惡臣甚
如何哉至今體栗筠之勸婚於尹始末昭著而守謙
希珩蒼皆生存非可誣也守謙賴臣之德不為結婚若已
結婚則豈不為筠所誤而貽禍於國家乎臣雖庸劣竊
附魯連丙吉之高義向能解紛排難消大禍於未萌之
前而不敢言功雖謂臣為曲突徙薪可也而筠則賊之
謀主也盖筠於 先朝謀危向不成暨罷公州牧使向
歸扶安則其倅即光世也筠與之謀立議而持權又

庚戌年被罪下獄辛亥正月諭去及其故還則筠家與
光世對門朝夕相從敢作完謀渠性輕淺妄佞故臣得
聞渠之言矣蘇綦之在齊為燕所疲齊筠與悼男通謀
而主遷都之議讖書本文所無之語添入曰一漢二河三江
四海何者交何之謂也使一國人心搔擾思怨而後仍向
圖之云此亦渠之所自說也筠為公牧時有設三營之誚
謂食客沈友英尹継榮李再榮也友英筠妻切族向
相親情密有同一身一國之所共知也筠嘗作序贈友英曰
吾友沈君云云筠平生欽慕鄭道傳常稱曰賢人渠
之自選東人詩文也取道傳之詩為首題向友英之作
並選入其中向癸丑後筠曰吾有福南下時贈友英詩盡
為持去欲入私集中向適會事出吾則免禍矣云友
英羊甲皆筠之卵育者也筠命字羊甲曰當今英雄所見唯有徐石
仙云則筠之網羅豈非恠事癸丑年筠自蓁仁上来之

後言曰聞獄事起用慮不能食聞死始得放心云又曰
未路逢宣傳官魂不着體及其過吾所之之處喜
極云又曰賊之檄書吾作向吾使友英不言吾名遂
以得免向許實何緣得知吾作向言于他人極為過甚
云又庚戌幸玄間謂臣曰上不移御法宮ㇾ〻依有主
臣問曰所謂主者更有何人鈞曰以天時人事見之大
君終當為之又癸丑前則鈞自以為讖得成則元勳
可立致每言李甫瞻之家有蛇大頭向永慶直哉
之兒云不久必敗及變出後置身無所遂乃投托
甫瞻矣臣於癸丑之秋間問曰前何言使　大妃垂簾
立讖向今言廢之也鈞曰汝年少何知未路之人矣落
慶立貫革陟世無患云蓋鈞不輕淺則臣必不得
聞鈞之言則渠心亦安向渠既妄鼓肆言向今則渠亦
悔之惡臣家之知渠前日謀危之事及欲挾　西宮立
議議沈尹之婚等事必欲滅口向後已乘機措陷無所

不至是臣則有大造于鈞也向不曾陳達之罪所當甘心
而鈞之罪惡傾陽無餘盡出底蘊矣臣父之劾不識時宜
自觸罪戾吞舌知非向已仍念南裔不得奉光國之
熏則雖無鈞自有他人當勘辨誣之事向大論則三
司右相他東西壁固當數日內舉行非鈞逆賊干預
之事退之又退故耳運ㇾ向唯以陽臣父為事憑公報
私讐使鈞至今假息于覆載之間者臣之罪也鈞
又曰浹旬李元亨從處處搖手向未恐出其
招未後問之則不出云僅以免矣鈞也又曰若吾當
權向　大妃聽政則吾私為審食其亦非難事當為
院相從中決一國事矣云鈞之無賴悖戾凶惡之罪
擢髮難數向今則大論已定雖無如鈞兇賊之徒
贊亦可以辭ㇾ其罪伏願數鈞謀危欲立義昌及讖挾
而垂簾之罪亟ㇾ戊午閏四月十四日啓下推鞫廳〇叶自啟

丁巳十二月二十五日丙辰

司憲府啓曰近者守令急將侵虐軍民或偏軍粮
或措軍咒爭圖貴典濫授官爵者不可勝數名咒日
混識者寒心今見咸鏡監司書狀訓戎僉使林龍吉
以別倫軍物新陞堂上內及其點考不惟無新造之物
撫面之數極多其欺罔為廷之罪不可不重治內警他林龍
吉拿鞫依律定罪唯古之職為任極重自古慎簡其
意有在同副承旨白大玠性本遲悖行若狗蝨見棄
人類累被臺評及授本職物議洶騰莫不唾鄙如此
之人不可置在近密以污名咒請命罷職答曰依啓
白大玠勉差○司諫院啓曰考績黜陟在法至嚴
其不可以權勢珍滅也明矣四川縣監梁誣以逢賊
梁揖之孽子軍監授本職已極襏濫前監司成晉善非
不知陰授之日淺內寢貶用下寘出於嚴明啟最之
意也奇自獻以其孽子產同婿之故偽稱土民冒呈

倫局必售其仍任之計其毀滅王法之罪與受惟均
物情愈久憤請四川縣監梁誣前去仕版近来債帥
之譏專由於循私請囑之弊一帥有闕百人奔競賄賂
盈門乞恭其望時為首樞者獨執進退之權每以
倫望為酬直論價之地故一帥望多至十餘雜沓
無別比、匪人識者之痛仁久矣県既被罪興情胥快
以為必無如前之事矣今者全羅水使擬薦之啓自
上特以仍用前薦為教豈可以點其嘑主而用其所薦
以貽清名銅臭之嫌哉況廣壑之上自有他相尤不可
舍此用彼菲薄體面請全羅水使亟令倫局更為新
薦今後倫局薦望一切依舊例限三人無得任意增
減以重國家任官惟人之法答曰徐當薇落〇以鄭廣
敬為舍人李大燁為同副承旨尹銑為兼同知義
禁府事趙國弼為開城留守洪邁為延安府使
邁取儀洪氏之父也康復誠為中和府使

丁巳十二月二十六日丁巳

傳曰奉常寺住版奉安處則仍設勿移而如官員坐起直
宿處則宣惠廳有可移處云詳察可移處以啓事言
于都監 時撤毀奉常寺入于新闕故也〇前縣監李文蘭秘
密上疏入啓 疏失不錄〇司諫院啓曰署經之法乃 祖宗
全石之典也為後嗣者但當遵守勿失其永無怠使華
基宥密式至妥帖而乃者陽德縣監沈訥三度越署經
之後仍命勿遞是 祖宗之法由訥而失全科之毀至此而
盡矣守法於舊猶恐其廢壞法於今何以示後臣等之
所以愈往愈瞽者非惜一陽德也乃惜 祖宗之法也
非惡一沈訥也乃惡舊章之墜也敬往矣舜當法祖宗
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請陽德縣監沈訥急命
遞差以重 祖宗署經之法答曰徐當薇落〇禮曹佐
郎吳澐啓曰伏以除弄昨陳疏一面待命外
更將夠之謀危罪狀詳陳以瀆天聽盖夠於 先朝

時以臣父以渠與弘老同心謀危故欲遠竄渠等使
金公諒妄通于宮內焚惑 先朝仍欲起獄使臣父
得罪而渠與弘老盡握朝權臣父預知其機徵而周防
渠計不得成當此殿下孤危之時鈞敢生如此兇逆之謀
臣父得罪猶是小事將欲置殿下於何地耶思之寧不
寒心鈞之心中以為殿下決不得大位故專心於弘老弘
老丙午年後連婚於沈檜子挺世即悰男之婿也弘
老之連婚於沈家亦為悰男家及璣也而鈞與弘老極
力故遂與沈家意合而沈檜戊申年聞殿下龍飛驚
惶自盡人謂之縊死矣友英鈞之妻三寸而光世之力
族也鈞與友英相力一國所共知則實兩身一心者也渠
又主張沈尹之婚而因臣不得成故畏惡臣家知渠謀
危及與悰男友英光世相力謀逆之事矣李惟弘許
鈞宋言愼曺浩李弘老等書簡粘連以進鈞之謀
危之時最先故罪不下於弘老矣其書簡共四張而其人則所

謂病漢者惟弘也其下書之者鈞也壺峯者言愼也浩
者曺浩也其下二張弘老之書也用蠟紙摹出後將渠
筆親筆上塵厝覽禍根亂本都是鈞也伏願殿下留
神省察焉○右參贊許鈞秘密上疏自訟跋失不錄再跋
見下鈞初張儀之出入秦楚之間也以六百里之地
後格物之學自數千年後格物數百年而其學大明
者無乎日漸充以許之省身厭術為也

丁巳十二月二十七日戊午

幼學李國光李國獻等七疏大略大臣之懷二柒犬之吠竟皆由禍本之未除也大変之起迫在朝夕請勿留難法春秋之大義依胡氏之定論當斷快斷以安宗社可也近者三司馮忘藉草野正論只討四凶而語不及於定大計其論亦且中止幸賴一二社稷之臣明大義扶宗社倘徵一二臣之忠憤義烈則社稷其為社稷乎然而不在其位難謀其政牛刀割鷄尼父惜之叅副之任不足以盡一已之精忠京兆之尹不足以行扶國之大義伏願進此忠烈之賢則　宗社福矣啓下議政府叅副許筠也京兆全闓也○傳曰當此國事多艱之時受任閫帥不可逾易成枯吉推考使之急速精利准數措備後啓聞○傳曰回答使吳允謙副使朴梓加資從事官李景稷以下一行負役依　先朝施賚規例速考實録以啓○傳曰奏請使李廷龜外居奴婢並五口田三十結副使柳

澗外居奴婢并三口田二十結書狀官張自好外居奴婢
并二口田十結賜給張禮忠李膺加資實職除授例
外連三次赴京上通事方義男前捧正職承傳二度高
未舉行今可超資實職除授例外連三次赴京朴璇
本衙正職除授例外連三次赴京軍官梁貴生質問
醫官崔順之並加資實職除授吏文學官李長培
篤字官李廷祥前有東班六品職除授承傳尚未舉行
今可並加資實職除授幼學申景禔相當職除授軍官
李時吉曺安仁並加資押馬官朴信男連三次高品付
祿○司憲府啓曰先王成憲非後嗣之所宜擅廢一國公
論雖人主而有難違今者陽德縣監沈訥以徼賤一孽
產性本悖惡之人三度越署經後又命勿叙(全石之典
由訥以失而陽德之民亦奚罪焉臣等之所以持久至此
非惜一陽德也乃惜 祖宗之法而實為保民之計也請
陽德縣監沈訥亟命遞差答曰徐當薮落○吏文

學官李元亨秘密上疏入啓 疏失不録○兩司合啓曰奇俊
格以許筠謀危君上之事上章告変審有其事則筠為
莫大之逆構捏証告則俊格亦為大逆既是逆也則討
逆之舉不可一刻緩之俊格之疏至於再上許筠亦已呈疏
自訟向鞫問之命尚此稽遲是何等大事而視之若是
其尋常奇俊格許筠之疏雖曰秘密向播於國中有耳
者皆聞輿情憤鬱無不顧明斁而顯戮臣等職忝耳
目安敢以秘疏為辭火速決絡之義乎俊格之疏實
出於自献所教請奇俊格許筠並命窮鞫得情
以洩神人之憤答曰徐當薮落○司諫院啓曰平安評
事崔有海本以奸邪之人反覆無常排斥正論罔
有紀極及授本職物情齊憤請命罷職不叙軍資判
官李潚本以陰險之人前於趙慶起之党疏渠在草土
當此大論方張之日如論其為罪狀與慶起無異
之中親自篤疏鼓動和如此妖妄惟鬼之輩豈可使

假然在職以倡異議請命前去仕版荅曰依啓

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己未

前訓導李全大河上疏大槩請治奇俊格誣飾呈疏以害大功之罪○護軍李文荃禮曹佐郎奇俊格秘密策二疏不踏啓字而下（李文荃疏失不錄）○傳曰自上近患寒疾望闕禮則當觀數日以定而来月初四日迎勅勢難行之矣初六日平吉則問于日官以啓事言于該曹○傳曰近来兵水使以下守令邊將以別措備軍兇軍粮橫全頊王者前後相望而其間多有虛僞之事云極為可駭訓鍊僉使林龍吉拿来嚴鞫得情繩以欺君之律下諭各道監司軍兇軍粮措備人等使之一一詳細查覈以啓○大司諫尹訒正言李芸啓曰正論之蔑若潰川壅槳義之疏遠近雲興而逾時易月攝台含嘿結局無期正氣索然奸人生釁大事將去矣危之象日急一日此正臣子竭誠捐軀之秋也臣等叨忝言地悠悠逐隊不能出一言明大義以報君讐之

萬一冒祿行屍無聲立伏不職之誅實所難免而況
草野奮義之士群嘲衆罵指為不忠豈可強顏仍冒
以負 宗社乎請先罷斥等之職以答公議○持平
金盼啓曰伏見諫院避嫌之辭不職之失臣亦難免不
可晏然仍冒請命罷斥臣職○正言朴宗胄啓曰伏見
大司諫尹訒正言李芑避嫌之辭不忠之嘲臣亦難免
請命罷斥臣職○右議政韓孝純上劄請巫卜新相
荅曰省劄具悉近當爰立卿可協意以安社稷○幼
學李榘上疏大槩請嚴勅 西宮內人謹察防護而
亟送之凶於窜所以怡儉托盡言以惑人聽之罪直加
廢黜於 西宮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進士崔
光弼等上疏大槩中止結局無期奸黨生心主
勢孤危三司之官所當退伏請討之不瞬向逾時引月
含嘿懷姦李覽以憲長自稱主張大論不惟不蔑廢
黜之議貶削之舉亦不肯擔當自蔽其心異矣請

怡三司不忠之罪勿納減損之論速處 西宮俾絕
兇徒屬望之心以安 宗社荅曰省疏具悉不
允 議政府○大司憲李覽啓曰今見諫院避嫌之辭
不職之罪臣亦難免且崔光弼上疏大槩拈舉
臣名極加詆斥臣何敢晏然仍冒請命罷斥臣職
○執義林健持平鄭良衛啓曰臣等伏見諫院多
官及同僚引避之辭不言不忠之罪臣等與之無
異請命罷斥臣等之職○傳曰李恒福與鄭弘翼
全德識並一揆定配于六鎮事未安當恒福以南閑
他道改定配○司諫南以俊獻納曹挺立啓曰伏見同
僚不職不忠等語引以為避臣之不可冒居與同僚
無異請命罷斥臣等之職○荅大司憲大司諫以
下曰勿辭退待物論

丁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庚申

掌令姜愾韓詠啓曰臣昨日伏見諫院多官及同僚引避之辭不言之罪不忠之嘲臣亦難免請命罷斥臣等之辭不待遞待物論〇傳曰左相處歲後遣史官存問優致食物事下諭于慶尚監司處〇假注書韓正國書啓臣今月初七日下去左議政鄭仁弘處傳諭則以為臣違拒數歲罪咎深重不免竊依閽門待罪之禮晝夜只俟誅譴之加豈謂宣召又出於千萬意外罔知所為云矣傳曰知道〇傳曰近來以致久不推鞫是何事體判義禁朴承宗同知義禁尹壽民推考〇幼學全廷亮上疏大略請以詛先佑皆 天朝之罪處點 西宮仍斬四凶五賊以為人臣不道之戒啓下議政府〇玉堂上箚請兩司並命出仕答曰依啓〇幼學全鍵上疏請處點 西宮

以安　宗社仍治南宮檄假飾浮言極詆賢相欲敗
大事之罪啓下議政府○副司直柳湄上疏請快從
公論以安　宗社啓下議政府○改配李恒福于三水

戊午六月初一日辛酉

幼學崔淑上疏大槩李覺知先之服心也好謀秘計無
不參知而不以其刑寅緣濫顯渠當革面效忠於所事
假稱自當大論而收停四亮終不發廢黜之論
請先誅李覺以正君之罪次治三司不發廢黜之論
論直應西宮以謝天下不下議政府

幼學鄭之問上疏請至
將西宮數條末　大廟真加廣點至不議西府〇大司憲
李贊至四伏見崔淑上
至以李邵老服心為言
彼大逆之名宮者自言於天如聞哉陷臣之計出於此
極呂邪欲為義書戒何敢冒昧仍授請命籌劃呂
戒若曰勿辭〇大司憲李贊大司諫尹訒執義林億
司諫南以後掌令韓詠奎憲持平鄭良弼金驥
納勞柱立正言李世江朴宗胄至石國家不幸意起肘
腋至意詛咒狼藉於宮闈外應連謀賂著於賊招
其謀立已出國害聖躬之狀明若觀火壓勝裕陵行
亮節次有不忠閻石是忠言者不但現出於東宮之招守
護軍等莫不抵心扣腦流泣而直之此豈得眾於
社而已實乃陷民之所共討而不錄者也是非不明義理

晦塞法拘名位之常例不知不共之大義各立邪說昭哉
人旅使忠諫沮喪義士囚拘論兵救仇幸
草野抗章陛庭叫閽請去禍根以絕深讐而正時引用
結向無朝人情旅泳古心若厌奸舊日出戎敗乃事若不
早定至計不沿之弱可立待如伏見崔光孤之流其為君
父所謀遠慮所論忠確陛等亦史將校經各史將畫策
重於貴中者也請合朝堂依光孤之流即速擊行以安
宗社各四字賦命旁除墨雲同沙之憂於是著飲酒直彩
掩斗而逐逋者也此豈可閑勿哉宜勿更言〇御捉
學郭造真程學李為蜂應郭李尚恒校程李婚洪光
位郭遵修撰辛光業尹愁仁修國楨南潤羽博士趙
裕壽等出劉請依法公論定大計若曰可言已論于
兩日國忘勿為煩擾

戊午四月初三日癸亥

初學法德氏上疏大略前流移猶子母之說若指四亮而言
也亟斷四亮以定大事扶持為留郎雲日尚無其故
耳陳危懇請亟決斷以安　宗社四字議政府〇傳曰當此
騷擾之日慶運宮尤不可頻住糾檢此言于宮府
自國守慶運宮之後王令宮府宮四日輸住此堅辭宮
至是大論發而又加檢督之〇合司連四日西宮之役古今
天下所未有之事也亟罷此役以安民心之意啓
露於賊招其誘害生靈之狀
勝　先后之事有不可忍言者宮乃昌氏之所共憤
而致討者也是非不明義理晦塞法拘於名位之尊不
知不共之大義角立邪說昭哉義士
結舌侵尋六載亡論此賊之罪逆天地神人旅使忠謀沮喪義士
請去禍根以絕深讐而正時引用結向無朝人情旅泳古心若厌奸舊日出戎敗乃事若不
早定至計不沿之弱可立待如伏見崔光孤之流其為君
父所謀遠慮所論忠確陛等亦史將校經各史將畫策
重於貴中者也請合朝堂依光孤之流即速擊行以安
宗社各四字賦命旁除墨雲同沙之憂於是著飲酒直彩
掩斗而逐逋者也此豈可閑勿哉宜勿更言〇御捉
學郭造真程學李為蜂應郭李尚恒校程李婚洪光
位郭遵修撰辛光業尹愁仁修國楨南潤羽博士趙
裕壽等出劉請依法公論定大計若曰可言已論于
兩日國忘勿為煩擾

之流謀慮深遠所論甚確臣等亦嘗以
中朝之臣等論之至而依違不可坦抑之至帝雖然其言不明至今和虜依光
弼之流即速擧行以安宗社答曰予意已決○司諫院上疏曰呂夷簡將平
安岳使成佑甫不可不拿鞫之意前列之書尚未批出推考為
教依告本曷修阿附之人陷害之人皆應拿鞫而
皆嗾罵全罪無罪兩統營一經渠手之陽謹無形兩南之
人至今切齒今若不拿鞫末減者滿朝悚肅侵逼之言忘而都忽容加
以悍妄至於放軍拉布剝害之言白大失軍心視若仇讐衝
大軍突以洩其憤決之言年而儲之我先一朝燒盡脫有緩
急將何應敵事係軍律罪在非貸請依告及次以軍官
免使牽引等無為拿鞫答曰予為非考勿為煩論○玉
堂連剳請令神速拿鞫之計答曰予意已諭○傳曰予自
獻以來練所經時未廣習練為宜配○右議政韓孝純上箚
請亟下新加答曰予當卜之卿可姑待

戊午三月初四日甲子

館學儒生閔葆等上疏請亟令三司參考經史折證今
古即行廢黜之典以安宗社以紓君父之憂以定一國民
之疑懼答曰請生之言是為此言耶予不欲聞之宜勿更煩
○合啓曰恭惟我主上當古艱難播越之際承 先王伏礱之命
能奉 廟社備嘗艱險迭受 皇勅撫全慶協贊中
興功德至顯至烈中遭戊申詖為冊封神
人假托禹物成靦 先王之付畀跡重 天子之
隆其尊如天不可戕犯而奸兇乃敢謀立己出固宜誅
殛至當但以咀呪狼籍於宮闈免謀秘計陰結於逆徒
賊之招將合不軌之狀昭著至於殿勝 先后行免 殮
陵尤有所不忍言者不但未亮陰鷙討奠 宇復 厚等
至今抱心叩齒莫不痛泣而道之此乃天理之所容為天下
之大義也若使免誅等得行於當日則宗社之危何如哉 宮
陛之福及於 先

陵土其可忘乎在 宗社則 宗社之衆人也在王民則吾民之仇讐也 宗社之所討必正邪欲保全社稷其於 宗社之靡何吾民之討仇天理法不得泯滅大義何不得明矣今 殿下不此之討而乃曰予不忍殺吾民之所仇讐而欲保全之是不忍於 宗社之衆人而忍於吾民之仇讐也 殿下之不忍殺吾民之仇讐也則 宗社之衆人其誰與 殿下共守 宗社乎

應獐趙惟精具公慶李文孝吳定邦具德峻申屯一金允
信吏曹參議柳希奮戶曹參議趙存性禮曹參議李命
陽兵曹參議鄭士信知製李光燁刑曹參議鄭逵工曹參議
張自好行護軍鄭廣成李偉卿李必俊尹顗成以文金顗
男尹安國黃致誠令大邀黃洛吳統李逵融李植之金
有亨成時憲趙希輔朴檉李[illegible]等[illegible]
昌吳安愚尹柳應泂朴[illegible]金[illegible]
[illegible]煩[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根[illegible]判申極[illegible]府事李[illegible]
[illegible]客錦陽尉朴陽[illegible]護軍李時秀知申極[illegible]府事申湜[illegible]昌
君姜[illegible]鴻[illegible]風君金椎東陽尉申[illegible]聖[illegible]安尉柳頤同知敦寧府
事金[illegible]成緬川君吳百朋[illegible]副護軍李時發[illegible]直金[illegible]椎
憬[illegible]令知中樞[illegible]府事[illegible]久[illegible]
曰[illegible]郭孝成李景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猶鼠狼藉攫十六名擅也欲僭計其眾六也威勝 先而挺
寄隋寢造作假像子翊行兇書讖肉片叛飼鳥鳶敗脊
先雷啟害主豭其眾七也耕後摽撥其語不服宿牆約矢其
書把悚若由敘出傳播外洞兇逆之軍前後窩口而不互測
形諭文字其眾八也黑門再書應祥被拘枕中破字義一仇
招使訴唐官抵福上國其眾九也 先王擇賢 天子命封名
位之宠國內成戴多出婦金寶資羊甲仗倭中陰結外
援誘以利害又令友英潛通先塋發伐其勢窗之幼稚將
拒天討其眾十也 世受 武氏誥眾比斯猶少趙后滅嗣方七
不甚失一國世臣之道有臣子不共之義唐宙數罪雖不可
乙漢家廣甦合沒寬典仇賊至仍深恩 宗社大計俯循
掌國事情以出福本不勝幸甚甬瞻之仰也甬瞻奉使入覲向書之
誤拍捏字孝慶全卿慶寅同人一幕使全閩執掌口錄向書之
盖甬瞻嘗與箱閩宿構於北者也若曰予以不德賦命奇陰
戊申癸丑之變皆出於天倫此豈常情所可忍過而頎緣

戊午四月初五日乙丑

仁城君珽率王子以下諸宗室入哭西宮外結廬讓位
宗社內外回咬陰害至夥之狀惡著於羊甲等諸賊招辭
而尚保於今日者大義昭宣邪揔攬機張之私致也臣等
社之臣敢不以死爭之宗社之大賊倭等不共戴天
之讐至迫前朝臣民感泣可席坐心所謂國人皆可殺
者也敢不邦欲盡大孝之道其於掌國人心何其忙宗社
危已何伏願在上快決必論以安
忍為此言邪一字不欲聞之也○政院啓曰今日推鞫命下
而百官在請時推鞫不為之意殊甚傳曰不為外鞫之
事之例考啓○館學儒生閔仁深等上疏請速行廢黜
之典以答中外臣庶之願答曰予意非之論之句為更須
○都承旨韓續等右承旨李景奭左承旨金瑬幹右副承旨朴
曰西宮之十大罪不容於天地自絕于宗社是祖宗之宗人

也臣民之仇讐也豈不受 天子之冊命承 祖宗之付託而為臣民之所共討 祖宗之所深疾下至庶人即私讐今日臣情之詩乃春秋之義春秋定褒貶 宗社大計仿顧王正即循群情以安 宗社 宗社若可安 亨甯當正疏大槩至後在清以安 亨甯當正疏大槩至後在清以安 宗社之論于朝廷矣○警察勢于朝廷矣○傳曰非刻日百情三司亟剋如不然四更後此乃若古一所生剛之事孤主張至緣為此辭不經可將等守今茲在清之事亦非輕國時事之務郭侍朝為之固在後時不及之患仿也犯風雪冒寒暑在遠近莊涓臺不驗其在千此仍予於病中登惕僅得其情國體之嫌語未有甚於此者三司亟剋如不然四更後此乃若古一所生剛之事孤主張至緣為此辭不經可將等守今茲在清之事亦非輕國時事之務郭侍朝為之固在後時不及之患仿也犯風雪冒寒暑在遠近莊涓臺不驗其在千此仍予於病中登惕僅得其情國體之嫌語未有甚於此者

本館即揭幷日停朝詔罷免敦貽尊辭四件節目皆是廣之辭向無結束有廣罷免之意謂四件節目雖不言廣而廣實門宅以備群不是揀以為敦之患云既廣又黜固所以所敦諸事皆于他處以雖不言黜而黜在其中故曰其所洞若之以改廣為遷仿此等書法書法之意也直書遷之意也直書遷臣既以西宮為仇讐不欲共戴一天堂料以遷廣二字有所輕重而至於引避如曹私所以兩司延即改之也臣等之所以不引避者不過注啓論議此也欲使不可留居請命簡削臣等之戒若可勿辭○合司連劄答曰玉堂連劄答曰論旨頃

戊午正月初旦丙寅

帝宣初至等已論句頃○百官至正旦呂等將一國公共之論來伏閤門仰捶鳴鼓帝召入慰勞之曰比世屢批反降呂等發言相顧不知所出帝曰諸君之事唯國家安寧基帝雷長而已區區小恩私情有不恤頃西宮之禍古今所未有也唐之武氏方此為劣胡寅數罪秉之等不能盡誅呂等請以武氏九族之衆甚於武氏九族之衆甚於武氏西宮十衆向論之甚生議陳發小祝祈願之衆甚於武氏翊帝嗣勝先后捶陵行兇之衆甚於戎翟之世諸王已出防塞傳檄之衆甚於黜帝而亞旭況諸宦生豎之衆甚於黜帝於殺于金上即阼之初御寶留時不出之衆甚於為帝祈福求命保護侍長之衆甚於擅廢帝社綿今宦官權侍長之衆甚於擅廢帝社綿今宦官權侍長之衆甚於擅廢帝社綿今宦官權

奸窺之帶甚於尊用酷吏其南結倭援北連虜交欲肖
天朝以為之機之地此武氏之所無而西宮之獨有者也其連
天之帶天下所共誅者顧不安得以名位之常例搖天下之
帶人而不為致討乎今日之事斷無他意處默之掌在不
獲已伏願全而亟賜快斷以安宮社答曰此豈予所忍為
也予甚不幸天遭此變不欲知也○而日致而再非論
亟之時待百官畢奮好為重清故自至把勾法知大
論之為急不念恩深之為未安致勤敕旨臣等之失大
矣不可仍留請命亟正予罪之誅須臾不容已答曰勾
再五答曰不允○百官三至答曰勾論不允
嘉之獨勾為太煩○玉堂虛劉答曰勾論○館學初疏
答曰勾論再疏答曰勾為太煩○玉堂再劉答曰不允○以
李恒福等定配單字傳曰大臣非有眾不容置於
上吸方有可廣之論以吉州北青等處改定配○傳曰斉

自獻吉州定配○改配李恒福于

戊午正月初七日丁卯

宗室初五昏曰此堂宗戚所在，思為之言，予予不敢聞知，勿更煩再五昏曰之論勿為更煩〇館學初疏昏曰予言之論〇兩日五昏曰前日呂等將予自我高祖皇帝以後實錄為教呂等非不知莫重之事，重五論之為當而適值大論嘉於今日姑為停止以俟發矣哪日商量之上以姑停為小定耳等因循相延云呂等以致朝議如是云等前後請命亟下呂等之戒者勿辭呂侍物論〇百官初五昏曰予閱元首股肱相須成體之備，況庸臣所在無不相資況茲之吳大之憂予不思閱知但自呼天祠注而已思御等因高句為比論以安予心何用重罪百僚日三請授予宣室予亟五停正去〇百官再五昏曰不思閱此句為更煩〇百官三五昏曰已論〇玉堂初劄昏曰不思閱此句為更言〇府吏來言初四日有率百官連請之事云初四日早朝汉

府吏事言曰乞五六日不為通請云向晚又来言今日卻暑
當為通請云臣身系在西府未曉其所以至於
然不知臣實愧悚請命進止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左贊成之任當敢官隨行
公私幸甚若為勿辭○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絳狀奏稱初二日大雨
李覯大司諫尹洙来言曰今日兩日以大論之為論明日當
百官通請不可不為云臣若為即知便于多日矣初
三日相見話論尹洙又来言曰今日通請之議定但時議
為今日有故且于明日云矣其後右贊成李冲来言以為之有不得已事曰
明日云矣其後右贊成李冲来言以為當云臣又若曰當依今日之言且于
六日後為之云臣又若曰時議以此日當之云初四日午後
右朱贊柳洞馳言于本府曰今日孤晚百官通請不可不為若
日即捧告詔知會云未戌右贊成李冲来見臣曰時議以
為今朝日若通請不可為云臣之意日勢已若百官聚
會洞在出入頗倒甚大論甚急時論如是勿論當臣之
云今下吏重告于朱西硬即仍直洞小与勳戚重臣不敢

論議之際自至在朱誠懇
以臣職事不能善處之失在
道卿頂要仍○右贊成李冲初四日本月初三日臣洞有通請
之舉事語洞不答已退於初四日通請之舉事甚急于臣曰通請之舉事甚急于臣曰
書李甫曉相往宣旨云臣若為即知便于多日矣初
過數日後為之宜當云云不可不急于臣曰通請之舉事甚急于臣曰
告于右相矣翌日神判柩書于臣曰三日之內無云云通請日久不
發生要今日內不可不為云臣若為即知便于多日矣初
曲折如斯而已今見右相所
啓侍從○禮當刺書李甫曉相往宣旨云臣若為即知便于多日矣初
名其間曲折不可不辨臣未有墓前得洞江府判官大論之事於
初四日高出去矣初三日請洞甫往時洞大論往於即日當
怪之及見李冲問曰國之大事之有卜日往於今日可乎若
相公獨當大論為洞待新相出同議以當宴過數日初七
日間為之如何冲曰要當頂之甚久旌洞如議以當宴過數日初七日以大論漸

至蓬萊為主安云叔初四日李仲致簡以當日不可
不為之意告通會後柳洞未見云即日連請之意言之日
晚連請不已未到邑即請開門日將沒而百官方會矣右
相率百僚一齊連分付於邑而大抵學患初型邑而型報
主意在於照前矛盾於斯等點字右相不能斷仍問所在
諸宰推諉不決以致夜深其間許多說話不可悉達邑
再三催促猶不能定及見會日大榻右相乃決曰當依前
前為型報又改當字為當字其意二字各有所主今依會日意書
字為當諸宰各執己說休邑與兩相學仍為回生以兩通
問兩回型高以兩回以大意在當點為告即以指論
不以到達邑等之甚苦當點之字右相會日本意如此告等亦
依會日之意以當點之字右相乃為當邑即揮筆作
相型之矣大抵事人心正以度性日出
欲速為主請勿議以速諸為非
即舍於西府之官舍也若其自中之不通回備乃報之

未即聚會大抵之不能即斷
已人仁向晴兵曹判了夜之間而清
欲不清出可痛幸矣一所可痛者大論之清邑多回生
難首空唱不及今所亟為
會之飯先覺城墨此之謂也邑一生過事有諸不回諸又
及於邑為迫惶恐待衆者回為有如是意宜勿待衆○王妻再
劉者回之論休假○館學再疏者回毋煩○右參贊許筒
正論回依公邑於初四日二更自外處家黑暗中有二丁壯仗劍
確問將動手之際馬後如子覺之叫回有賊之逃出隣通
於人家聚里人搜覓得之結縛問之初稱文昌家如次稱
西承宅如回問何西承所為不答小日答之於捕盜廳
日一番耐好清與教之又稱毛知正出入於文昌家者云邑
以為我獨當大論仇人嫉之耶行事師道害棄度之事豈
可能人嫉而放之哉大抵參贊推論至今不為鞫問其證結
推貴有所據為之狀授此可矣邑以孤根弱植力主去禍根

之倫異論為欲教臣之名矣今日齊家之碍實系孤獨
贊乃臣素不相善者頃日不知自撰諸葛君父四字加於臣
功臣寵渭後格之跡多不贊何以預知而遽加以不忠之名
乎臣以執鞅之與贊對辯何贊何以知臣諸葛君上曲折
而以海世苗裔為教臣席藁待命於齊之出
配更陳白孤之與對辯為教臣未安置除為宜
邪一教故臣以孩一對而已今制文橫行欲先除臣一一
孔之後以無以書臣至愚敢於大論方陛之日不避
讀授仰陳危懇深念萬誅大槩自敘之外欲教臣者
乃欲減以迎合君意之快之第臣猶豫再四
此臣子無盡天之讐而當容置於掖廷之任以減
人紀哉齊內君無為比者神明容豚豈敢為非常之
論而言中四吹安知非宜人自為嫁禍於大吧殿乎況
友美之指無他言而羊甲始其橫死於廊肆之計欲敗
亂於國家故為此危懇而渠輩猶欲為逆視肯陛之日

尉漆室之重刑之下者士亦有誅邪者今主上無他子而東
宮尚無嗣息萬世之後西論若起為今日比事者非在子
孫之堂可擘額乎吾之外祖即林百峰也今人道之比之事
令我面赤君勿為此論也其心堂以忡男比之任猶而羊甲
等謂之誣服云臣不勝寃心區區自以為基子姪出於逆
招欲為後日之如主此論也其心堂忍比言之洩漏用疑
惧臣亦敢步諸此也此外臣上之言幸勿之說之於臣耳
毒不敢並陳勿後格之弊於臣訓誡
之外与年雅之人读及時事猶且不為況比危孤中云不
洞之說乎渠若能之明何不早告乃發於渠欠獲死之日
不告之眾渠之罪矣無其說而誣告陷人罪臣子所不忍聞
者乃敢筆之於書尚此論以為常者何安敢發
此言萬至達天德乎其悖逆臣之言自為指出只其說有
基於逆臣之心區區痛之在丙午冬臣欠識為吏判有人言於
識曰邪先寓李贊於寓所家主人家日夜與張禹陰謀猜計

無所不至云須為宋宰補外有也滅即連擬於外州甚後竟
為宰州而出戊申年以弘老腹心被劾五年制官國人皆不勘
為弘老之營迎寅緣幸免降謫清班外佚大論內寅恕望
初四日至發不出廢點二字乃奉旨制節日終日還畫內
宅其本情出霧於此矣贊
於吾吾更宜人吾負此大逆之名不可一日容息於霧載
之間急與斉自敵李贊下拔對雜以究端何不早告弱
根何不歌出宮門自敵而仍問贊何以知吾端若上手一
以擒之因端之狀一以實徵吾被誣之情以千萬幸甚吾為為
君父出萬死以扶宗社而終遭罔極之譴今日剩客未也非
出於嫉吾者之所為歟不若不快雖泯雪以寢好罔罪忠貞
之吾豈能降其餘生矣情隆勢蹙不知一所哉伏願殺下
垂憐曲察乃閏四月十四日野不揮翰硯

戊午四月初一日戊子

弘文館上劉請兩司並命出仕答曰依啓○宗室初啓答
曰諸宗一番道達群情已悉矣何必亟口煩擾乎勿為多言
○再啓答曰不思洞也勿為更言○幼學薛永仁等上疏大
略李贊為弘老腹心國人所共知而渠之被罪名義大論方
張之日承旨權貴風旨強為避嫌以緩大義且主貶削改遷
之論以語大事其不基誤此情不爭是為為治情先斬李
贊以正臺逆之罪次黨兩司以治不忠之罪仍作西宮數罪
於太廟以致堂之倫以安宗社答不議政府○館學儒生
洞岳等上疏大略西宮黜逸議方張而廟堂不惟不
能速處情地無所容之義不可廢以常規反指多士伏閤
請急古規費出基官以不堅之言使之引避故遂意討
之舉至堂之以還字以緩大論甚忘君臣國之
眾相矣請亟治爾堂云云○百官初啓答曰以不思注之事退

諭旨五載之後九卿未妥亟傳勿擬○百官再四籲請小
不從之事毋庸籲煩○館學再疏
答曰該生近可休矣爾等之誠心之盡悉知也更須陳力
○李贄上疏辭職答曰勿煩具悉勿復出職○大司徒
尹訒執義林健司諫南以俊掌令鍾誠基憼持平鄭良
流金吾郎徐甸曹植正言李
求仁閔汝偁等上疏大槩讒斥臣等不遜鋒力不可畏甚當
請命罷斥臣等之職答曰勿辭退待物論○大司憲李贄
登曰臣既被許歸之斥辭求仁閔汝偁等又許多辭說極
加讒斥勢難在職請命遠斥臣職答曰勿辭退待物
論○玉堂初劄答曰之論休煩再劄答曰之

戊午三月初九日己丑

前訓導金天河上疏大槩西窓罪惡貫盈天地清毋庶
直加誅殺永絕禍根以安
答曰不可從也勿為更煩○百官初五
五日來五不可從之事予深用警惕不知所謂一再五答
曰勿煩三五答曰之論○玉堂上劄請大司憲李贄遠竄
大司諫尹訒以下並命出仕答曰依五○玉堂再五答曰
予不忍亟戚為此言字字要切五俾勿復陳
○玉堂初劄答曰勿為煩瀆再劄答曰毋煩○館學初
疏答曰請生近陳事甚誠意而已無可採納休矣再
休矣再疏答曰之

戊午二月初十日庚寅

室室初四答曰當此寒卿等亟以來四不可泛之事予深用嘉尚知所以答曰已諭○今日初四答曰以百恩泛之事再四答曰勿煩○百官初四答曰當此寒載之後尤加未安亟停勿煩三四答曰勿煩○百官初四答曰當此寒亟且請開強請以不可泛之事予深用嘉尚知所以答曰已諭○今日初四答曰勿煩三四答曰勿煩○百官初四答曰勿煩三四答曰勿煩○館堂啓曰河仁後 免堂社名偽稱勿煩亟以答曰勿煩三四答曰勿煩○館堂啓曰疏未蒙清批從實典章臣等啓曰疏未蒙清批從實典章臣等啓曰下旨答天心下順輿情答曰已諭○今日初四答曰再疏答曰已諭○今日再四答曰再疏答曰已諭○今日再四答曰勿煩三四答曰勿煩三四答曰勿煩三

戊午四月十一日辛卯

常參初啓者曰昨勿重煩○幼學金紹上疏大略宋百官
左請罷集早朝乃爲力爭商量郭忽其責李延龜
乃憑勇膽心而步於決招先帝收錄之恩極矣請先
之君讎近之深極矣請先誅邪逆數罪大痛
廢斥之如致考之論至公議正府○館學儒生河仁復
掌上疏請先治卿帝黨回互多士之深心慰士林亟行西
宮廢黜之典以安 宗社者而有疏具悉爾等一依前例出
在門外以待批答可矣予之出論之典重煩○今日
初啓者曰不允○百官初啓者曰不允○百官初啓者
曰不允○百官再啓答曰已諭三啓答曰休煩○侍講院上疏
請亟追寢請答曰予意已諭于宰執矣○玉堂初劄再劄
並答曰不允○今日三啓答曰予意諭之已盡須勿更煩○
玉堂再啓答曰當此寒沍予心三啓答曰已諭○館學再

疏答曰可○以柳洞爲大司憲李坰爲刑曹參判韓柱翊爲注書李贊爲完昌君朴棨
爲雲觀郡守

戊午四月十二日 壬辰

宗室初登科賜宅厥宅恩爲此言邪命爲炤格者再改
三四名之論○幼學尹魯上疏大槩請先治右議政韓孝
純逢正之即掌義之罪治三司審推者依之罪○進士
河仁俊生員鄭琪進士閔蓂生員金尚夏等上疏大槩
言社君父仇關連章欲除福本而時貝元昌處處所
言書中有臣等四人姓名神勞刺書李甫瞻左參贊許
筠右副承旨金貽孫修撰徐國禎等姓名云請皆
論極凶謀逆免書封入請人拿問元昌處處所言
俾雪臣等之至寃免書中疏略奧旨大臣議處仍傳
曰此凶疏書意譏大臣以處○館學儒生李延等上疏大
槩伏奉性旨退在鄉門外更竭忠誠伏願殿下姑注實典
亟行廣納以安宗社以慰生民之望答曰爾等之誠予
已知之山堂可以出在門外之依勿煩在予里之外少無物於塵委言如可用如
勿在九重之間

有何急務而約予爾等但當一依舊例遵行勿失西宮之事任自日三次清爾等不必煩說勿休矣○生員朴弘逸上疏大槩陳淨貝兇毒書曲斬○乃官初四日合司再啓答曰此當下送之事予勿為煩擾○百官再啓合司三啓答曰不允○玉堂初劄答曰此小可決之事勿為煩擾再劄答曰不允

戊午四月十三日癸巳

幼學金允燾上疏大槩請先斬金權李愼儀柳夢寅黃德符主張金恩后鞫廢之罪而速誅之罪仍竄黃海道平山府西宮廢主無誠論事之罪而速誅之罪仍竄黃海道平山府西宮廢主初四日三啓答曰已諭再啓答曰已諭○館儒李延等上疏請嚴問兇書所出之處而仁嘉被誣之冤而正定大計廣點西宮以安 宰社○掌令姜栢初四日呈事無以滿朝公論為辭而不即施行請速賜

其書曰汝盛大名於二元進士侍史陳冗仁宗相十餘傳於
後郎柳鍔與弟千心友之將葬事先陳冗仁後尚夏湛
湛深掌云仁後尚夏湛湛深先去公其餘不足多也為及郎
仁後與狗爾瞻日駙急陰之計仁後亦閑為辭其仁所在可多矣
此意柳令內廂而上意之許云不久將出君其不為陳奈冗
疏大可河金掌為逆賊之狀愚夫愚婦孰不知之君軍奈
急逆之疏吾輩不耶也君其諭慶尚及賀幹之勿仁後狗
之姓深國損之見湛爾瞻之黨如為比逆謀不久去陳君其
深之活悔何及細細回平回狗不出休北照之即琉瀚酵不
一、其而渭柳鍔必主勾搦何人之將葬事者亦未知葬例事
也其而渭何金掌四儒生與陳等休閑為辭其仁所在可多
矣公安論為逆矣所謂西崖者謂之逆乎逆形顯不者謂
之逆乎其而渭柳令內廂上意之許不久大亂將出者柳令意
何人耶為此而渭之言似托之言似托之言何金
掌逆賊之狀吾夫愚婦孰不知之者今此大論雖愚夫愚

婦皆知其大義其果指此儒為逆賊乎其所謂為此意
而久未除之言尤極悚也大抵大論之最非幸希免法之
欲先除此儒心境事機者無異在也大論方張肇國四黨
邪儀立幟羣兇影從此欲賊殺一隊士類而乃已富貴武
氏之亂未除五王之禍先作也昏一心徇國前後討逆固知論
薛心居為仇讐拖劍相向也今已被比兇名未得明辭且
露載之間自無所容既不能隨衆生活又不降席萬待
眾追之狙狽冒死陳達伏願
人斯得致書者亟除窮讯擒戮實快羣情者劉具悉
自當竊卿宜安心更萬忠員以安
答曰不可沒也毋庸更煩○答館儒疏曰疏辭具悉當諭
毒焉西崖之事予意之至倫之勿復煩論○令司初四答
曰加允○百官三四答曰毋庸預煩○令司再四三四並答
曰加允○玉堂初劄答曰不允○兩司合啓
曰居等伏見昨日河仁後郭琪閃藻金尚夏等上疏大肆

降見元量等所傳免素中有潘掌四人姓名及禮葬事
李甫瞻左承旨承旨許國右丞文天祥參政陳宜中
等姓名結掌論誣以謀逆殺之免素封入云右丞相
逆謀殺之語君雖知之而免素大論云謂逆謀將欲害陳昌掌
固知此掌昌此免計於早晚而大論未完賊謀先發免素
非他舜常連名之比也請命拿鞫元量以降免素造作
之人答曰依所〇斷例擬流大藥前後討逆實
出於免君徇國而免素反逆之語於拒正論反以匿名揭加於臣
輩掌論於免素中請拿問元量竊歎免素出處傳當
臣掌之至宪且命鐫削臣之職名答曰勿辭〇左丞相
金賈幹上疏大略生員金尚夏臣之五寸姪也項日館疏一
奈疏頭極陳西宮之罪又於伏閤累日陳奏以為邪議
之掌所仇讐欲報之禍正及於門族指掌臣名書於石以
之免素臣被此惡名而可仍留立密之地請命鐫削臣職
答曰勿辭〇持平金昉啓曰伏見金允兼上疏大藥指斥

臣名極加詆斥至於請竄臣之命仍留崇掌令義憤
無異請命罷斥臣職待物論〇都承旨韓
續男左承旨金之遠右承旨李昌臣左副承旨金賈幹
右副承旨朴景亮曰國家存亡之機而殿下不
以勝任為辭之重更陳血誠懇辭不已至於此久臣等黍侍之密
天如降罪於天子而天子之所討降罪於臣民而臣民
之所絕降罪於臣民之所讎殿下安得容以私義
枉大義萬古非掩一字社稷至計一日為患伏願殿下
速賜收拾以去禍根答曰予意已論于左相矣〇館掌再疏
辭職答曰勿辭〇參知李元燁承旨李大燁直提學李

戊午正月十四日甲午

幼學金尚鍵等上疏大略請先治全羔無洪法民假粮時
論措置善類欽恤士林之冤以安
宗社○幼學全琢

壽為○百官初四答曰不思之事何如是強通乎予寡問予
○執義林億等令韓詠四曰昨日等伏見聖令若憐持平金
昨俱被金允燕詔下引以為避今此大臨御如同条恩不可
仍留請命速下吾等之戕若四答曰勿為避入令此大臨御如同条恩不可
至答曰不有違也勿用強爭三四答曰勿為太煩○合曰初四
玉堂初劄答曰不思勿之事如是強通乎予初問之○合
曰再四答曰不可違也勿用強爭三四答曰勿為太煩○傳曰
予自上年夏秋間偶患眼疾針藥罔曰尚未見效或舍或
劇至今踊沟近 動大禮之未免退行問慮倍常調攝之中
又遇此無前之變哀疏奔馳寢食俱廢勞神如醉味為達朝宜
右應精神如醉味為達朝宜寢食俱廢勞神如醉味為達朝宜
設環頑氣勢決非裁決之地乃官三日四劄停輟日不堅辭
公事姑勿四院勿為入四○進士尹惟謙上疏陳元慕亮書
曲折○儒曰明日食也凡在請四劄及疏章勿
為捧入○館學初疏答曰勿為避入令此大臨御如同条恩不可
仍留請命速下吾等之戕若四答曰勿為太煩○合曰初四
至答曰不有違也勿用強爭三四答曰勿為太煩○傳曰
玉堂初劄答曰不思勿之事如是強通乎予初問之○合
曰再四答曰不可違也勿用強爭三四答曰勿為太煩○傳曰
予自上年夏秋間偶患眼疾針藥罔曰尚未見效或舍或
劇至今踊沟近 動大禮之未免退行問慮倍常調攝之中
又遇此無前之變哀疏奔馳寢食俱廢勞神如醉味為達朝宜
右應精神如醉味為達朝宜寢食俱廢勞神如醉味為達朝宜
設環頑氣勢決非裁決之地乃官三日四劄停輟日不堅辭
公事姑勿四院勿為入四○進士尹惟謙上疏陳元慕亮書
曲折○儒曰明日食也凡在請四劄及疏章勿
為捧入○館學初疏答曰勿為避入令此大臨御如同条恩不可

矣毋庸遽捧○四院四三四劄勿為之意言于諫院
城上所則以為莫重大論不可停止不可不四云傳曰知道大論
郎重君命亦重明日勿為捧入○吏曹參判柳夢寅上疏
大槩前後儒疏粘吾誕妄多至四五度不可酬盍在我請
命鐫去吾我答曰勿辭○館學再疏答曰予意已諭
爭○館學再疏答曰予意已諭
煩○鞫元亮辭連金允燕并鞫之尹惟謙朴弘耆等曰
允燕將起大獄而多設證佐備嘗不測○鞫廬克誠克誠者草溪出身也居鄉悖惡報人已命
上年十二月自作免書署法草溪衣袖中自草溪往昌寧故
故將陳孝道上時八路設盜直誠察小常甚密陳孝都
將韓二龍拾得呈縣知悉權者若教軍追捕則克誠裹
中又有免書三張而皆一樣文字也其免書曰為通論各道
事各通諭將吾為募兵仍于忠清道右衛將于慶尚道中衛將于全羅道今二月

當麐鍊諸將自京下至次飛傳于先鋒突擊將朴蒙
汎擊將安偉參謀官良善朴浩汎閉城固大將朴
致敬來會在家都大將擊大孝勾得期會云有吾即加
訊鞫服克誠供七月間朴蒙汎傳給此兇書云有吾轉
報竺司竺司尹曙回之馳至星州鞫之克誠服鞫項裏前後四次而
獄至是始成獄繕
啓聞縣竺推者無構誣成獄繕
現出人朴蒙汎德汎安偉金良善良善乃揭善而明有大
煽叔汝以良字以混其跡云韓二
以平昔宿怨被此選名誣逆為供案證俱備明白矣鞫
廳合請刑推王允之受刑四次而斃其被誣人及韓連就
獄者二十餘人皆蒙放釋○是時又有平康定配人郭當
時回家煽誣告長鼓孝傳人大仁多發向上不道之言因
啓傳旨令拿及學生權大衡參驗云縣竺朴安鼎擊
報竺司竺司李穢馳啓以閱王命鞫之大仁供称本矣所

言當時特以前日閱誥之怨有此誣告云旨令拿大衡
參證俱備當時生誣告杖斃大仁等皆得釋

戊午四月十五日乙未

大司憲柳洞烈司執義林健聲令萬悌韓詠持平金昭遹
良佐並引嫌而退今此大論之發實予之義何嘗有緩急
異同之理儒流指斥卿相未出於公論不可以此輕遽言官
況日間備之被斥卿相未出於公論不可以此輕遽言官
並命出仕萬病未即辭尤無可辭之嫌
為捧入
傳曰今日座請宗室百日聖劄勿

戊午五月十六日丙申

答上年崔光弼等疏曰者疏具悉不勝瞿然山之言朝為
至哉予不思闻也〇宗室初至者曰勿为
烦予前阅盛再至者曰勿为
大烦〇百官初至者曰卿等又为
予言論之之患乱有休烦〇今
休烦可矣再至者曰予言之論頂勿
〇館学初疏者曰前等之誠予之知之勿為更渎予修学
学〇玉堂初劄者之論勿烦再劄者曰允〇百官再
至者曰之患倘之勿為强争三至者曰勿為更烦〇四言
李莊至曰吾有外孤踈迎世受國恩叩乞亟投尋常僻
戒愚矜病躯及夫草野逢掖首陽之義若合符節於
當亦愤懑故表裡剛陽勤勅君臣之分有之矣今閣外言
人全無之疏我殿出於吾之指旅之波私儀之際語言粮
糊之涉侮予者吾庶幾有在一掌乎之間仍

世汲、鄭人鄭當時大論之而如況允亮無不知何許人如其人姓名
今始聞之又安知其人之所為乎潤如南村輟耕錄所記黃冕
齋所請命逐所見城若曰勿報正待物論〇又陳陵
公曰古事江引燕而退當此大論方張之日任言者而
當局身徇國期濟艱難雖百折不撓為不當避之嫌若起鬧端
以致大論之違滯請命無益若曰依此〇右議汪藻李純
粹二劄以上並同頃日葉謙亨擬罷而當此大論方張而備述
疏詔是國家莫重之事終當有旨清無偏黨未皇他事即日館伴
翰依前日葉謙亨擬許罷不報竊處當否曰
自當審處仍如此〇兩日令不再外差翰時眾人之議
格敕所謂既論而自請不知前日再惟懇辭不見處
論子必渠之毒三寸舍允亮之所為也此分渠之承照前
其書中所謂公不容志張浚則而自守等語乃此大論方
張之日小臣子出口之言其陰謀詭計本之意不可揣度

者渠為歟亮同此謀送之語又安知前書後書皆出於一
手乎請至命嚴鞫元亮拿霸將各杖以安宗
社若曰依此〇館劄再疏若曰已論

宗室初五答曰卿等又為未安予意論之已
盡說可休煩再五答曰已論勿為更言須勿更煩三五答曰勿
為更言○館學連疏答曰已論勿為更煩○司諫南以
復掌令姜栢持平鄭良佐金明世正言李廷馨等連五
引入旁侍許筠五為連五之意居等皆論於席上以為大論方陳若
停無妨云臣等不能堅守已見仍為牢停未得更論答曰覽
大臣五知舊居等庶幾諒予之失前答已請令罷示居等之
我答曰勿辭正待物論○大司諫尹訒執義林悌掌令
韓詠四人并宇宙五天下之達一也而治達異有史法蓋
今此等論事仍等治達而禍本未除之前又及於他達事
所謂元惡若小此大論反為禍階達數館學請生兩日參
官飲并治於達觀之日使居等知悉答曰勿達勿達壞事之階如若後
格言於許筠許筠言於李贊五相告訴甚而得罪先

通書邵堯夫順心觀害觀寇圍青苗并鞫但鞫郴在此自殺
之注配所止言可告後格宋霧問後格十歲前事乎況指疏
五九既自殺而為宋不問自殺而問其子乎且宋霧罪而
日時既以大論方張凡干連獄俱在姑停為劉故呂等出
仕之後不為連及矣日外大臣率二品以上先大論至請鞫問
許稽後格宜乎多官之引避如呂等之言大臣既為非
官而於鞫疑至請鞫七三人可也何必率意請之二品置大
論而先請乎非但事體顛倒其間曲折殊未曉也若於鞫此獄
自我刑中路拈活可以邦霧為連及呂等所見如此故不為連及
而今見多官之迫不得置拉仍寫請命逐不居等之職答
曰勿引已待物論○大司憲柳洞啓呂於本月十二日出謝
即奉今日之會問于大司諫執義而頃者後格許稽
兩鞫之論兩日引避法當有法集請君何以處之再四大
林健答曰大論方張未宜此事元疏時未不至者亦以姑停

為可兩司相議不為連及矣答以為兩司既已完定則事
到之官何可更為擬處以致駁擬乎健而有回備引避處
置之事以此回縮何默度日之今若既被全琢刑好護疊
之不又有大臣論劾不掩置之理至基深在官一日則當盡一日
之責呂何敢以在官日淺為請而置而不赴答曰予疾尋時加
有人心何可忍為不忍為之事乎御等宜體予意毋再煩
論○百官再四三四並答曰已諭○玉堂上劄答曰已諭

戊午二月十日戊戌

館學連疏請亟斷大義薄施廣典以安宇社答曰
省爾儒生胡不諒予意予豈為己事況為爾等
遠慮之切復瀆擾耶勿復煩○傳曰軫耕三月十九日吉云速
為改擇日下論于各道○宣宗初登答曰予非寡昧承
有人心何可自為為之事卿等宜體予意毋庸更
煩再四答曰之論三四答曰之論○百官初登答曰大臣不來
而卿等何故強煩至此百寮連請事體至重豈可若大
臣而為之宜勿煩退去○百官再登答曰予豈不知之論三四答
曰之論○玉堂上劄請兩司並命出仕答曰依啓○合司初
登玉堂初劄答曰何必之事予豈不知乎世庸頑爭○右議
政韓孝純領劄大略前日二品以上啓對出於偶爾先大論而至請如元昌兇書今
議亦教以此重於大倫而小事先大論而至請如元昌兇書今
方非罔罔者許之并賜勿無不可故呂陳下情而已無處事
之際不能審處以致兩司之避請亟命鎬劑居戒且下新

相公濟時艱答曰有劉具德安心勿辭○令日再召三至並答曰不允○玉堂再劄答曰已倘○幼學柳時榮上疏大槩義理晦塞討逆罪大日諫尹詞等引避之辭亦容護逆黨之罪清誅尹詞林佳韓詠朴宇宙甘心濟逆寧負歐下不思負許筠俊格之罪次治庙堂惻於筠筠為連相有差塞責之罪請并罷筠寧等情明知典刑○兩日合啓曰奇俊格濟實等間姑停矣今者大臣以紛不得掩置為如後格之疏出於自歐而歐則自歐不可不鞫問清自歐當速拿囚將許筠俊格一時并鞫事○答曰疏小除當依為勿煩○侍講官駱接之日何煩論至此予寤在侍宜置而當此在清駱接之日何煩論至此予寤在侍宜置而當此在高句為更論○傳曰左相力言向事就可大用予嘉不忘矣相臣有稟問事就除授○完昌君李覺上疏請先削屏跡次鞫臣罪討逆之典答曰勿辭窄戟二月初四日始下○李尚恒鄭遵為吏曹佐郎李昌逵為司憲

閔夢龍為右議政韓孝純為左議政鄭仁弘為領議政黃廷生為禮曹佐郎閔讓為司成李元禧為正言李時楨為奉常寺正李益悅為典籍德黃德符為無文學申域為司書金蕃國為兵曹佐郎 上年都目今始為之

戊午二月十九日己亥

宗室初登答曰諸宗戚今朔寧君此句為理分之議重予不
法〇百官初登答曰不可治之意諭之事勿為更擾〇館
學連疏大槩已論口懈弗遑生心大事之疏近則寂然而巧
避洋疏者爭呈陋人之章此莫非欲嬰大事之肇陰護西
宮之計請亟允塵情以戢兇徒疏具悉徐當發落云者將為處置之意而兩日不待處
置經先催促何謂損之中予富怪焉西宮事予豈之諭
句為更煩〇今日初登答曰予無非之諭之矣〇百官再登
答曰不可治之事毋庸更煩〇玉堂初劄答曰予豈之諭
之句為強煩〇大司諫尹祠執義林健掌令韓泳正言吳
休見柳時榮上疏大槩指吕等為護逆臣宮痛焉再啓引
避之辭以奇俊格許鞫奇自敷等並鞫為言者吕擾
獻體而言之有何一毫護鞫之意而擾加詆斥至於此極
不可覩然仍冒請遞吕等之戒答曰勿辭〇合登連登曰

亦宜格以許鞫謀危君上事上章告變宥其事實揭
爲大逆構捏誣告罪依格大逆不果是逆不則討逆之典
不可不擧豈可以逆情之日而掩置不問也請並命拿鞫以
覈其實答曰凡徐當茂爲云者將有處置之意也自
先朝下此敎則未聞有一甚諫上章催迫也今此依格告
變之事也順詳覈以處依格乃告於十年之後而依格等
既非逃躲之人則自上當爲量處甫等無大論并遞於調
摠之中果行竟予孰主張是校爲煩擾姑待處置之日百僚曉
煩予言不再○百官三啓答曰當此國家艱危之日百僚曉
唐戎事力爭此是事係宗社衆情所逼但今百官勿爲
朝謁此亦出於以義掩恩之意而頓予陰譴庸遣此固極之
衷歸天沛泣無面可顯卿等宜察予情勿復有言○左
議政韓孝純上劄答曰卿以先成宥法久員人望到今
陞庭吁忘晩矣宜勿拘前勉輔不辭○合啓再啓玉音再
劄答曰予意已諭于大臣矣○合啓三啓答曰已諭

戊午正月二十日庚子

進士鄭就瑞上疏大槩請亟廢西宮永絕禍本以安宗社
○宗室初啓答曰予意已諭之勿爲強瀆再啓答曰何
待之事勿煩不允守毋庸更言三啓答曰予意已諭于大臣矣
○百官初啓答曰予迫於卿等之請已令百官勿爲朝謁則
大義已行矣勿復煩啓○合啓玉音初劄答曰已令百
官勿爲朝謁以議之事予迫於卿等之言使停群臣
停可矣○百官再啓答曰予已勉從卿等之言使停群臣
朝謁勿復爲言予已從之矣毋煩○合啓再
啓玉音再劄答曰勿爲更言○合啓三啓答曰已諭○正言
朴宗實曰今之來庭鬼之宰假托僞名陰謀禍本以復大
倫今此時禁止元惡之類也賊臣爲牧指臣爲護逆
吕宓痛言依格不許夠許夠許夠贊則均是對
辯之人也願日避嫌中止并罷爲答若據儀體而言
之豈有一毫護賊之私臣竊則言猶可而名贊其不可

讓近者真自道也戒黍言如臨被醜低昧自賤疾苦劉
不得時因循一時循避座之所失尤大請令罷不居戒若曰
句豹○禮樂刑書李爾瞻亟以項見館學儒生齊會廣
所得免書呂名石在其中均被要名事極痛恨呂仍念
此書既有元亮之字又有孫崇之称洪疇藍名書之類
且人言曼及元亮皆勦慶起之四子云也是一種邪論自戒
一家也四儒陳疏多生健之論思之官唯舌之呂亦皆自明臣
石何無語耶為一亟笑今閱鞫勘之言元亮前書以
皆已承服以後書固諱之故將被訊鞫云今此書落之書
鞫曰情迄明白曰成大獄并受刑戮終重於杜下頒命員嘗君
子在朝君閑出路中眾疑惟聖明有古訓治不治手者大
度只以二人互相通書条大論西歷志之眾置諸末減之律
以渠詰無辭而自服者極寬大柁時事不幸義理晦塞如此證
兇相謀而出固可深去根柢而自脫逢掖不免縲紲實非昭代
之美事呂當泰宗長之時尚於楊爺力陳特宥儒生之意

今閱此獄口甚未安罰死更達伏願主慈更詢鞫廳務治
寬典使反側子皆能革面自安不勝幸甚若曰者四具憲
當議處焉○執義林健掌令韓詠曰呂等項日避嫌
之設有曰後格之於許箱許箱之於李覺互相告訴固當
并鞫云者據獄體云言之而呂等又被柳時榮誣告昨日避嫌
之時循例引避而揭語未詳矣今見四言朴宗門四字
而論備悉宜初呂等之避名引避之意也與呂等明日避
辭似有詳畧之不同呂等揭語未詳之失著矣請命追斥
呂等之戒答曰勿辭○追士李乾元上疏大略甚雲諫為人君
耳目論四之際物於貴戚之勢二品以上攻箱之四不為請深
李覺覺既負知免膜心之眾與奇許一併請鞫何如置
覺不論鄭良佐不欲鞫問允益金昭承望權貴風旨首
起鬧端金免無金孫柳時榮相繼投章貽禍士林嗟乎大
事尚不請眾王於李時秀金權吳允洪李慎儀金南容尹昉員君熹逐不參庭

請勿不請討朴承宗大言朴鞫庭以為元昌不言琵岩之
名庶有生道云尹詡初削勳時詡何以朱妍人之手受
黜心安 宗社○館學連疏請先治誉官不言之罪丞行廢
仍下催迫之甚官罷諸重典嚴問昌等心絶奸巧之漸若
曰有疏具悉西宮之事予亦言于大臣矣○三曹判書柳
希奮上劄辭職答曰前劄具悉卿小人召謝病之杜卿可
勿辭調理心出○都恩居幼學朴寀上疏大略兇昌之狀
一起嚚官有犯不鞫兇昌者朴官有犯不言琵岩者至朴
賢閑多士俱被醜詆而勿力辨而身負惡名不復汲汲請雪
士風掃如此獄一解則君父之辱何心洗之善類之禍何時
之士子之恥何心雪之請丞行西宮廢黜心安 宗社豪鞫
豈等情其兇朴昭忠貞被誣俾絶奸窺之前○傳曰
元心神絶倫宜配心伸曹上疏極陳甫瞻讐科植黨之奸兇
陰罪纖忽請俾鞫受刑數次幾殞朴杜下至是有宣配之命

國家巨防是獄也有李克健金悳輩數人心辭連逮四年被
流竄而幸免云錄

戊午四月二十一日 辛丑

宰宰初參名已令百官勿為朝謁所以議之行矣何用更迫以不忍為之言乎亟停可矣再參答曰予意之諭勿為更言三參答曰已諭勿為更言○大司諫尹詞參曰伏見執義林億齡掌令韓詠引避之辭指證事辭之失居之非然不可為官而居沒於職廢謂先賢若直指證之有生道之路判義禁府事安瑭岩之不先渠或生疑岩之出當鞫渠以塞閑言謂鮮敎望於名此如云云則此言豈謂賢之無生道耳汎然施之矣今者李乾元等亦居以親閑不動居之而我至此尤大以此以彼法非在我請命速行參曰勿參○右議政洞院夢龍辭我參曰領相當以卿請仍相必不敢爭宜勿拘辭安心調理速出輔予○領敬儒傳生李延等連疏大槩請鞫問元筮等鞫得無情以正王法臣等受歷之地以安 宰社

答曰可諭○百官初啓答曰朱酌恩義弼亮卿等之請
在予中情如窮人無所歸焉勿辭勿辭○右贊成朴承宗上箚辭戒答曰不允
勿辭○今者初啓再啓三啓答曰已悉玉音初箚再箚箚答曰不允
何忍舍去乎敎卿宜安心勿辭更竭精忠以安 宗社

戊午四月二十二日壬寅

宗室初啓答曰已令百官勿為朝謁卿等之請宜行矣
宗戚之義與臣庶有別勿為之嫌三啓答曰已悉○進士尹惟迪
不可泊之意之論頃日頻煩三啓答曰已悉○右參贊柳永吉
上疏大略謂禮曹判書崔應虎及三宰許筠左尹金蓋主
張失論而領相以曾有此論自責庇言而西厓
誠越視國事盜汨之言之播中外臣與金允謙相繼陳疏
請罪之賊而黃虎榮府尊敦寧府事張維等氣即吸三陟驛
子金為鍵迎歸之無又通館儒二人目臣以齋罰曰朱見
爲疏不報士類洛之無不痛憤擊西宮廣點之典
孤臣君讐誓與封不共戴天無階入訴無地呼籲○百官初啓答曰予以不忠當
洛洛滂沛孤臣孽子之衆○百官再啓答曰予以不忠當
大變蓋天無階入訴無地呼籲○百官初啓答曰予以不忠當
人心洶等何以慰安予以不忠當乎予以不忠當乎而不思預備與行雪冤

永注亟日来會予邻深居何以為心宜亟停論以慰予
向戲之懷三亟答曰此實愚昧而忍聞之事也宜察予向
追之情毋奮更言○館學儒生蔡有濟等上疏大略
請速定大命亟行廢興以安宗社答曰請生之疏至此累
上妥拉之誠予之知之何也頃○合司初亟
玉音纫劉答曰其野之言有異當之無
章三日之高予之知之不忍聞之不忍
再亟答曰勿為煩論三亟
至答曰已論不允○玉音再劉答
曰勿為煩論○傳曰右相壽俊出仕察秋事遣吏官
諭之○吏官四亟曰臣承命傳諭于右議政臣閔等就寓
所以一事遣臣曰病益可行令當臣之時何敢言私予
病勢適如此臣亦當向使承旨諭臣自惶恐感泣云矣答
曰知道

戊午正月二十三日癸卯

宗室初亟答曰惟予不德屢遭大慶叠天無階入地答臣
予懷罔極曷有其之宗臣諭卿宜察予心事亟停此論
○合司初亟玉音勿劉答曰已諭不允○合司再亟玉音
再劉答曰已諭不允○合司三亟答曰已諭不允○宗室再亟
答曰宗臣諭卿何不察予心事迫之情予至臣雖欲
之論卿等與予臣自劉何可雷同苟合勿為執法之言
以紓予憂三亟答曰予意已諭勿復有言○百官初亟答
曰予既不思聞之臣卿等何忍為此論予意勿復
言此再亟答曰情理之所不堪予獨何尋
思一言至此勿為太迫以慰予心三亟答曰不可已也亟停
勿煩○館學儒疏答曰已悉爾等之言聞之已悉爾等之
誠悉之已盡朝廷大臣方為陳請爾等亟停勿
煩

戊午四月二十四日甲辰

幼學金錄上疏大槩主元冤怪石出禮需判書李肯
臕左參贊許筬一心徇國前後討逆不遺餘力而招名
名札使之得出奈生諫且阿仁後都提金南重閔鼎等
罔人偏率諸生至張旗亟論而名以為厭免閒逆謀日之請
亟行西宮廢黜之典以安宗社次治急書誣陷忠良
之罪以絕禍萌○上答曰予既不忍聞知則卿等
何以為此論乎昊此再三陳請勿復言此再三陳請之
所不忍古今之所不幸勿為太過不敢予心三四答曰不可
從此事停勿煩○傳曰予服藥且感寒疾延勅以二
月初四日聞為之事言于日次○傳曰右相至今不出推鞫
甚惑國事豈免遲遲為出仕事乎遣史官諭之○百官初
以答曰十餘年來黨伐禍亂興而人心陷溺不知若中
懷之邪若外物之誘乎請勿復言又申申論寧欲贊如此入
永不聞矣宜察予情勿復煩陳○百官再三答曰揆情

事理斷不可泥宜體予意毋庸更擬三四答曰不可泥必毋
庸更擬○館學連疏答曰爾等連疏可停諭而日事實擬
陳予意惓惓無窮與其辭也宜勿更陳退歸
讀書○壬辰初劉答曰之諭毋庸再劉答曰之諭○鞫柳
穢李鳳吉穢乃弟沐妹夫也沐作祭母之獄以逆誅王子尚
泣逆命峻越法派無時妻而生子配令李
鳳吉交惡鳳吉乃大君宮[redacted]於穢為庶兄而面辱詈罵
穢曰醉漢何杖之戮孔鳳吉不勝憤毒為上疏告曰穢以沐
之妹夫亦應之姪僅免國恥上多若不忍聞不忍言之統諸
與立輔王乃命並鞫穢鳳吉穢供陳實狀甚所辭連證
逮者千餘人茶訖諸宰臣穢鳳吉辭狀盧穢乃免死豹竄
人皆膀釋鳳吉云云

宗室初四答曰擬論事理斷不可泥宜體予意毋庸更
擬再四答曰卿等之誠予已知之說可休煩以煩予心○三
四答曰不泥也毋庸更擬○百官初四答曰予頃閱領
相之論不寐而尋繹予意為義嚴確乎不撓古人所言折
獄何過於此弊卿等欲以此為宗主之可謂知言矣頑惟寡
昧而重為私恩卿等掩恩之論誠不忍聞予頑察予情
至厚可矣再四答曰予迫於卿等之請已令群臣更為朝
議則大義已明公論不泥何忍更迫以不忍為之言乎毋庸
更煩三四答曰予泥之論允毋庸煩煩○合四初四玉堂初劉
答曰今日三司之論其異如草野之言字句為雷同為簡之
論於靜攝之日是尤三司之論乃眷默之清也吾何啓君
毋予向默毋后牝實開禍小來所未有之大變也王乃不允於此
也欲速吾直辭矣儒狂救之論至不敢而激之嗚呼其忍矣

戊一○再四答曰已論勿為太煩三四答曰之論○館學連疏

宝室初也若曰非陛之意深之已盡勿須煩也再也若曰
初也若曰予不思開之事不可沒當此寒節勿須煩擾〇
合司初也若曰予初也玉堂初劄若曰百官臣不為朝謁各三日之議已
行矣且為已甚之言使予聖悔〇百官三日再也若曰禁
尊成敗何代無之而未有此予之罪遺禍衰於人間之都若
有如此寒由予罪過豈何強勉使得眾於天下
後世〇司諫院正言討逆無先治輕重叔可當以著向
敦寧後校許箱李贊等同辨之意并及於避嫌之
中蓋與邵堯通書為邵堯順堯以其虛實矣明見而以李贊擬望於朱熹至於愛
點有若無罪者並錄官仍敢不有朝廷不恤公論治行
已若若其無忌憚乎請李贊并命罷
職以嚴討逆之典司憲府正李贊非擬朱熹

若曰諫不云乎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角等以陳所懷而已可
也至於違疏迫侵亟日讀擾有乖於事體亟停可矣〇傳
曰全興君事時言勇在我申年間多有為國功勞今閑散
宜加資以慰其心沈詢前有貴於傳此一加資故下
批以此一陽復 時言有功於救建者也詢以薛蕙特除陽
復兩司皆越署授法請遞兩司令預赴其後兩司俱若
執論月半不除僉議以為全興府院君李贊為右
黃使符為吏曹正郎李時言為金興府院君李贊為右
參贊韓暐為兵曹參判李偉卿為同副承旨辛光業為
校理沈之清為兼說書李重述為文學趙裕善為修
撰沈詢為通政大夫陽德縣監孫些

有何不妨銓官何至罷戒勿為煩擾○百官三啓答曰
可治之事必當比寡節使卿等日三陳啓而相持至此乎
凡人相知貴相知心矧惟卿等胡不諒予心乎停勿煩○館
學連疏答曰爾等亟曰陳疏無乃太瀆擾乎事貴言可
勿復如是○今日三啓答曰已悉矣

戊午正月二十七日戊申

百官初啓答曰卿等欲使予作何如人乃以比事日三瀆煩
孚古人曰易如反掌忽諸然卿等設以身處此處其可忍為此
孚予宣寡予情勿為更煩○百官再啓答曰此誠何時
而卿等暗廢政事董率百僚強請宣勿更擾○三日和啓
寡聽卿宣勿更擾○三日之議已行毋庸煩瀆○百官三啓答曰不可違之事
何用更煩予勿為煩啓○三日再啓答曰非違之言請之
已重勿為強予○今日三啓答曰已悉矣
越俞上疏大槩請廢默而寡出入宣寡以安 當社○宗宣和啓答
曰何違之事必當比寡若使卿等胡不諒予心乎停勿煩
乎凡人相知貴相知心矧惟卿等日三陳啓而相持至此
○再啓答曰言若是懇惻事不可違宣比寡若勿復煩擾○
三啓答曰業辱成效何代無之而事有必予之盛雪羽翼
擾人間之艱苦若此之深由予眾過復何忍更勿煩啓